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特殊教育需要青年升學及就業困難及挑戰》個案研究調查

填補學齡至離校支援缺口

防止青年走向隱蔽與長期失業

2026年2月4日

一、前言	4
1.1 SEN 的定義和支援政策進展	5
1.2 SEN 人口規模持續擴大:橫跨學前、學齡至離校	6
1.3 學齡 SEN 學生人數及比例顯著上升	6
1.4 SEN 類別高度集中於學習與發展障礙	7
1.5 SEN開支逐年遞增	7
二、SEN政策變遷	8
2.1 由隔離到融合:政策理念的歷史轉向	8
2.2 學前和學齡:理論和實踐的差距	9
2.3 SEN青年升學和就業的挑戰過往研究資料	10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11
3.1 研究定位:填補SEN過渡的政策與研究空白	11
3.2 研究目的	11
3.2 研究方法	12
受訪者選擇準則	12
研究流程	12
3.3 研究限制與研究定位	13
四、個案研究結果	14
4.1 個案總覽 (見橫表)	14
4.2 發現及分析	26
4.2.1 學齡系統: 制度上被融合, 實踐中被忽略	26
4.2.2 升學銜接與資訊落差: SEN學生在關鍵過渡階段的限制	28
4.2.2.1 由小學升讀至中學, 缺乏針對SEN學生的選校資訊	28
4.2.2.2 普通中學的SEN學生差異性大, 需針對性的SEN生涯規劃	29
4.2.3 缺乏試工、職場和實習體驗等系統性支援	31
4.2.4 被忽視的能力面向: 軟實力不足對SEN學生發展路徑的影響	33
4.2.4.1 成績好/Band 1中學SEN的特殊困境	33
4.2.4.2 SEN中學生軟實力不足	35
4.2.4.3 欺凌、社交困難和輟學情況	36
4.2.5 實習和就業的挫折, 導致SEN青年走向隱蔽(NEET青年)	38
4.2.6 家庭層面: 延遲診斷、資源不足、文化身份與照顧壓力交織而成的困境	39
4.2.6.1 經濟拮据增添照顧者的無力感與壓力	40
4.2.6.2 「工作」與「照顧」之間的家庭兩難	42
4.2.6.3 年齡界線下的照顧壓力斷裂	42
4.2.6.4 文化與身分因素對家庭照顧壓力的疊加	42
4.2.7 對僱主的觀感:	43
4.2.7.1 抗拒在面試、實習或就業中申報SEN情況	44
4.2.7.2 對僱主聘用殘疾或SEN青年的政策主要以鼓勵表彰為主	44
4.2.7.3「愛心僱主」缺乏試工、職場體驗和實習體驗等系統性支援	45
五、政策建議:	46
5.2 提供充足升學及生涯規劃資訊, 協助 SEN 學生順利升學與就業	46

5.3 提升 SEN 青年的軟實力與適應支援	47
5.4 按優勢理論, 強化 SEN 青年在實習與就業前的支援	47
5.5 增加僱主聘用 SEN 青年的誘因	47
5.6 借鑑學前 SEN 支援政策, 提升學齡 SEN 支援的「人本」與專業化程度	48
5.7 加強對 SEN 照顧者的支援	49
六、個案簡介:	50
個案一: 兒子剛確診情緒問題的A	50
個案二: 無從抉擇升學路徑的B	52
個案三: 照顧兩名ADHD兒子心力交瘁的C	54
個案四: 面對兒子缺課而不知所措的D	56
個案五: 因延遲介入而十分自責的E	58
個案六: 對兒子將來抱有50/50期望的F	60
個案七: 照顧待業留家三年的兒子的G	62
個案八: 兒子飽受職場歧視的H	64
七、非政府機構(NGO)SEN就業支援服務簡介:	66
7.1 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 — 協康會「共創可能」	66
7.2 香港青年協會 —「職做」共融職場計劃	66
7.3 香港青年協會—「職橋」計劃	67
7.4 香港復康會—「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	67
八、訪談大綱	69
九、研究人員	75

一、前言

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下稱 SEN)兒童的一生, 會經歷多個關鍵發展階段, 包括學前(幼稚園)、學齡(中小學)以及中學後的發展。在完成中學教育後, SEN 中學生往往需要面對人生中一個重要抉擇——是繼續升學, 抑或投入就業市場。這些選擇不僅影響其個人發展與生活質素, 亦影響其家庭及照顧者的長遠規劃與心理承受能力。

香港的融合教育自 1997 年起以試點形式推行, 並於 1999/2000 學年擴展至所有公營學校, 至今已實施約二十九年。在此期間, 隨着社會對 SEN 的認知提升, 以及教育與專業培訓的持續發展, 相關支援政策亦不斷完善, 尤其在學前階段, SEN 兒童的支援服務已大致做到「零輪候」, 為「黃金期」的早期介入奠定基礎。然而, 隨着 SEN 兒童逐漸成長, 支援的重心由早期識別與訓練, 轉向升學、就業及社會融入, 其本人及照顧者的關注亦隨之轉變——他們能否升讀大學? 能否找到合適工作? 是否能真正融入主流社會? 這些問題在現行制度下仍未有清晰答案。

現時, SEN 青年完成中學教育後, 主要存在四條傳統出路。學業成績較理想者, 或可升讀大專院校繼續學業; 學業表現相對較弱者, 則多數選擇報讀職業訓練局(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VTC)轄下的技能訓練課程; 而有多重殘疾或智障程度較嚴重的青年, 則一般被轉介至庇護工場或日間展能中心, 接受復康及基本工作訓練服務; 再者就是尋找工作。然而, 隨着 SEN 學童數目持續上升, 未來將有更多 SEN 青年同時進入升學及就業的關鍵階段, 這四條既有出路是否足以回應其日益多元且複雜的需要, 實有待深入檢視。

更重要的是, SEN 青年在中學階段是否已獲得足夠且到位的生涯規劃支援, 使其本人及照顧者能夠理解不同出路的要求與限制, 並作出合適選擇? 是否存在部分 SEN 青年未能順利銜接上述三條出路, 而在畢業後陷入「既非在學, 亦非就業」的狀態, 甚至逐漸成為隱蔽青年, 承受更高的社會與心理風險? 即使成功進入既有出路體系的 SEN 青年, 其畢業後的就業情況、工作穩定性及長遠發展, 又是否真正達到政策所期望的「社會融入」?

更值得關注的是, 現行制度在支援 SEN 青年升學及就業時, 往往過度聚焦學歷表現及分流安排, 而較少關注其是否具備與社會及職場對接所需的能力, 包括情緒管理、行為調節、人際溝通、職場適應及生活自理等「軟實力」。然而, 這些能力往往正是影響 SEN 青年能否持續升學或穩定就業的關鍵因素。

基於上述背景, 本研究將聚焦探討 SEN 青年由中學過渡至升學或就業階段的經驗, 分析現行制度下的 SEN 青年在升學和就業中的支援是否足以回應其需要, 並檢視既有出路在實踐層面上的限制與缺口, 從而為日後相關政策與服務的改善提供實證基礎與分析視角。

1.1 SEN 的定義和支援政策進展

根據教育局的定義，有SEN的學生分為九大類，包括：特殊學習障礙、智力障礙、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聽力障礙、視覺障礙、言語障礙及情緒問題。現政府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對於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學生，教育局會根據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建議，並在家長同意下轉介其入讀特殊學校，以接受較密集的支援服務；而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則可入讀普通學校，與主流學生一同學習，所謂融合教育。

現行制度下，本港對SEN的支援政策，主要分為學前及學齡兩個階段：學前支援由社會福利署統籌，學齡支援則由教育局負責。近年來，SEN 學生人數持續上升，當中尤以學齡(小學及中學)SEN 學生的增幅最為顯著。

整體而言，政府在學前 SEN 支援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透過以「人本支援」為核心的專業團隊模式，以及跨部門專業人員的協作，學前 SEN 兒童的支援服務近年已大致達致「零輪候」。

在制度發展上，政府首先設立：

1) 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包括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 位)、特殊幼兒中心(S 位)，以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I 位)，為有不同支援需要的學前兒童提供基礎康復及訓練服務。其後，政府於 2011 年 12 月推出、並於 2014 年 10 月恒常化；

2)「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讓仍在輪候資助名額的學前兒童，亦可及早前往非政府機構(NGO)接受專業訓練，有效縮短介入時間。

3) 再者，政府於 2015 年試行，並於 2023 年恒常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彌補兒童需前往其他機構接受訓練所帶來的不便，讓幼兒可在其就讀的幼稚園內，直接接受由 NGO 提供的專業康復及訓練服務。同時，「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系統的推行，亦讓社工、幼稚園教師及家長能更有效地轉介懷疑個案，前往兒童體能及健康中心進行評估。

4)此外，政府於 2023 年 9 月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增設第一層支援，讓仍屬懷疑的個案亦可先行接受服務，回應評估輪候時間較長的問題。最新在《2025 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更將學前到校康復服務延伸至小一上學期，進一步填補幼稚園與小學之間的專業支援斷層。

綜合而言，學前 SEN 康復及支援服務在過去十多年持續擴展與優化，相關政策已形成一個較為完整、具前瞻性的支援網絡，為 SEN 兒童的早期介入與長遠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然而，當 SEN 兒童升讀小學及中學後，支援模式由「人本」專業服務轉為以學校為主導的「校本支援」，在針對性、持續性及透明度方面，與 SEN 學生及其家長的期望出現明顯落差。與學前支援服務的四選一相比，學齡的 SEN 支援服務，只能被動依靠學校「校本支援」為主。服務主要通過教育局派發「學習支援津貼」，透過三層支援模式協助校內 SEN 兒童，雖然現時全港所有公營學校均有申領此津貼，學校亦有足夠彈性讓學校選擇外購專業服務、聘請額外人手、改善校內設施等協助 SEN 兒童，但津貼未有要求專業訓練服務的比例，營運機構是否需要復康服務經驗，如果無法獲取相關服務是否有替代方案等。本會的多次調查結果顯示，以上不足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學齡 SEN 支援服務滿意度低於學前 SEN 支援服務。

1.2 SEN 人口規模持續擴大：橫跨學前、學齡至離校

根據最新統計數字，2024 年幼稚園人數有 125,426 人，小學有 319,447 人，中學有 340,607 人，共 785,480 人¹。本港 2024/25 SEN 學生人口規模已超 84,130 人，佔比 10.7% (84,130/785,480 人²)。其中學前階段約有 11,488³ 人；學齡階段（主流小學及中學）合共約 67,870 人，其中小學生約 32,250 人 (10.0%)，中學生約 35,620 人 (10.5%)⁴；此外，中六離校 SEN 學生約有 4,772 人⁵，正式踏入升學及就業關鍵期。上述數據顯示，SEN 支援需要已全面橫跨學前、學齡以至離校後的過渡階段，涉及人口規模龐大，相關問題已不再屬於個別或短期現象，而是具備明顯的結構性特徵。

1.3 學齡 SEN 學生人數及比例顯著上升

在學齡階段，SEN 學生不論在人數或佔整體學生比例方面，均呈持續上升趨勢。於主流小學，SEN 學生人數由 2019/20 學年的 27,320 人 (9.1%)，上升至 2023/24 學年的 31,030 人 (12.0%)；而在主流中學，SEN 學生人數亦由 2019/20 學年的 25,860 人 (10.1%)，增加至 2023/24 學年的 33,190 人 (13.1%)⁶。整體而言，中

¹ 2024/25 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幼稚園、小學及中學）。(2025, July). 教育局。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Enrol_2024.pdf

² 2024/25 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幼稚園、小學及中學）。(2025, July). 教育局。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Enrol_2024.pdf

³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7/tc/2025_26%20Questions%20and%20Replies%20\(Sorted%20by%20Reply%20No_\)%20tc.pdf](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7/tc/2025_26%20Questions%20and%20Replies%20(Sorted%20by%20Reply%20No_)%20tc.pdf) p59

⁴ 審核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開支預算 社會福利署對立法會議員問題的答覆。LWB(W)112, p322, (202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7/tc/2025_26%20Questions%20and%20Replies%20\(Sorted%20by%20Reply%20No_\)%20tc.pdf](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7/tc/2025_26%20Questions%20and%20Replies%20(Sorted%20by%20Reply%20No_)%20tc.pdf)

⁵ 立法會一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就業。(2025, January 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1/22/P2025012200220.htm>

⁶ 審核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202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had.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whats_new/SFCQ_2025-26_tc.pdf

學階段 SEN 學生的比例已高於小學，反映在青春期發展及學業壓力加劇的情況下，相關學習、情緒及行為問題更為明顯，亦進一步加重學校及支援系統的負擔。

1.4 SEN 類別高度集中於學習與發展障礙

從類別分布來看，現時學齡 SEN 學生主要集中於學習與發展障礙相關類別。其中，特殊學習困難為人數最多的一類，小學約有 12,920 人(42%)，中學約有 14,040 人(42%)；其次為自閉症，小學約 6,970 人(22%)，中學約 6,310 人(19%)；而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學生人數亦甚多，小學約 5,670 (18%)人，中學更增至約 9,650(17%) 人⁷。相較之下，視障、聽障及肢體傷殘學生的人數變化相對平穩。

1.5 SEN 開支逐年遞增⁸

從 2020/21 至 2024/25 年度，香港政府在 SEN 融合教育及學前康復服務方面的整體開支均錄得明顯增長，但學前與學齡階段的增長幅度及重點有所不同。

在學齡(學校階段)SEN 融合教育方面，相關總開支由 2,751.3 百萬元(2020/21) 增至 3,444.2 百萬元(2024/25)，整體增幅約 25.2%。當中，以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增幅最為顯著，五年間上升超過一倍(+125.3%)，這也是受訪的 SEN 學齡兒童幾乎都可獲得言語治療的主因；其次為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35.1%)，顯示政府持續增加前線支援人手。相比之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及學習支援津貼的增幅較為溫和，約為一成多。

項目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2024/25 (修訂預算)	2024/25 較 2020/21 增幅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169.7	175.6	171.1	196.2	210.2	+23.9%
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138.2	193.9	246.4	305.2	311.3	+125.3%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872.8	879.4	905.6	946.7	973.7	+11.6%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	807	865.9	945.3	1,010.60	1,090.50	+35.1%
學習支援津貼	763.6	787.9	806.2	829.8	858.5	+12.4%
每年度總額	2,751.30	2,902.70	3,074.60	3,288.50	3,444.20	+25.2%

至於學前康復服務，增長幅度更為明顯。因資料有限，未能查錄到整體開支，但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開支增加最多，不論在金額(+484.4 百萬元)或百分比(+58.6%

⁷ 審核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202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had.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whats_new/SFCQ_2025-26_tc.pdf

⁸ 審核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財務委員會委員初步書面問題的答覆. LWB(WW)086, p371. (2021).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fc/w_q/lwb-ww-c.pdf

)均居首位⁹，顯示政策明顯傾向加強校本及外展式的早期介入服務。相對而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及特殊幼兒中心亦持續擴展，但增幅較為溫和，約為兩成多。

服務類別	2020/21	2024/25	增幅	增幅百分比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826.7	1,311.10	484.4	58.60%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325.1	413.7	88.6	27.30%
特殊幼兒中心	538.5	656	117.5	21.80%

整體而言，學前階段的資源增長速度高於學齡階段，反映政府近年更重視「及早識別、及早介入」的政策方向；而在學齡階段，資源則主要集中於增加專業支援服務及前線人手，以回應學校對 SEN 支援的實際需要。

二、SEN政策變遷

SEN 在社會中的地位與境遇，並非單純由個人能力或家庭資源所決定，而是深受不同時代的政策取向、教育理念及社會價值觀所形塑。回顧香港特殊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可見其取向經歷了由標籤和邊緣化走向融合教育的重要轉變。

2.1 由隔離到融合：政策理念的歷史轉向

早期的特殊教育安排，主要以院舍照顧及醫療治理為核心，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多被安排與主流學生分隔，服務重點放在監護照顧而非教育與發展。至 1977 年，香港政府開始倡議將特殊教育融入普通學校，並於同年發表白皮書《讓殘障人士融入社會》，正式提出讓在特殊學校就讀的學生逐步進入普通學校。隨後，隔離政策於 1978 年被廢除¹⁰，標誌着特殊教育政策方向的重要轉折。香港的融合教育政策，亦明顯受到英國 Warnock Report¹¹的影響，該報告提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應被社會認同，並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

然而，在 1977 年後，政府雖嘗試推動融合教育，但整體成效有限。直至 1980 年代，教育署才逐步為有學習、行為及情緒困難的學生提供輔導性教學支援；1986 年《教育委員會第 2 號報告書》進一步提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應盡可能安排入讀普通學校¹²。

⁹ 審核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開支預算 社會福利署對立法會議員問題的答覆。LWB(W)016, p20, (202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iclfndmkaj/[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7/tc/2025_26%20Questions%20and%20Replies%20\(Sorted%20by%20Reply%20No_\)%20tc.pdf](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7/tc/2025_26%20Questions%20and%20Replies%20(Sorted%20by%20Reply%20No_)%20tc.pdf)

¹⁰ 許令嫻。(2003). 融合或全納教育：未來香港教育邁進的方向。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iclfndmkaj/<http://www.acei-hkm.org.hk/publication/2003-10/nnn24.pdf>

¹¹ Warnock, H.M.(May 1978).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Enquiry into the Education of Handicapped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London: HMSO.

¹²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1986, August).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iclfndmkaj/https://www.e-c.edu.hk/wp-content/uploads/1986/08/EC_Report_2_1986_C.pdf

踏入 1990 年代，隨着國際間全納教育理念的興起，教育署亦於 1996 年進行的特殊教育檢討中，建議採用全納教育取向，亦成為現時融合教育政策的理論基礎。全納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一種教育理念和實踐，旨在增強教育體系以滿足所有學習者的需求，確保所有學生，包括 SEN 的學生，都能在主流學校環境中獲得支持、共同學習、反對排斥和歧視、強調尊重差異、平等參與和全校參與，其目標是讓每位學生都能發揮潛能。香港的特殊教育政策開始出現理念上的深化，而這一系列轉變，反映香港社會對 SEN 的理解，逐步由以醫療及缺陷為本的模式，轉向以環境、制度及權利為本的社會模式。

2.2 學前和學齡：理論和實踐的差距

學前 SEN 政策由社會福利署統籌，無論幼稚園兼收位、早期教育中心或到校康復服務，均是融合和全納教育在主流學校運用的典範，特別是到校康復服務，SEN 學生根據類別和程度以人本支援模式，各專業人士提供 SEN 兒童適合和針對性的每年 60 小時的服務，很好地照顧到的 SEN 兒童的差異性。而訓練以校本支援模式，由專業 NGO 在幼稚園內提供，又為家長和兒童提供的極大的便捷。這也是很多即使輪候到了資助康復服務的學前兒童亦選擇繼續留在到校康復服務計劃的原因。

因學齡兒童的支援由教育局統籌，融合教育制度，主要透過校本支援模式回應 SEN 學生的需要，但在資源配置、專業支援、人手培訓及問責機制方面，仍存在明顯限制，更加忽略了 SEN 學生的個體差異性。支援的質素及密度高度依賴個別學校的理解與執行能力，導致服務出現明顯差異，亦加劇 SEN 家長與學生在制度中的不確定性。

2.3 SEN 青年升學和就業的挑戰過往研究資料

本會發現現時本港較少有研究聚焦 SEN 青年升學和就業的挑戰，現有研究多為個案探討、計劃評估或政府數據統計，而非大規模縱向或比較性分析。

政府及教育數據：教育局資料顯示，2021/2022 學年特殊學校中六畢業生 516 人中，只有 2.7% 直接就業，34% 升學或接受職業訓練，其餘多面臨就業競爭、缺乏機會及職場適應難題¹³。立法會質詢亦指出，政府透過跨專業團隊及生涯規劃支援離校生，但缺乏過去五年完整動向調查¹⁴。

學術及機構研究：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的 2023 研究發現，SEN 青年（多指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專上教育時，遇專注困難、同學相處問題及披露殘疾障

¹³ 立法會一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就業。(2025, January 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1/22/P2025012200220.htm>

¹⁴ 立法會十五題：特殊教育。(2025, June 2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6/25/P2025062500390.htm>

礙；過渡職場則面臨僱主偏見、缺乏彈性安排及自我污名，朋輩/學校支援為關鍵促進因素¹⁵。

計劃性探討：多項非政府機構計劃如「樂TEEN滿FUN」與教育大學合作，使用4C評測工具提升SEN青年自我認知及軟技能；「Career SENSE 星匠計劃」針對16-24歲SEN青年發掘強項、克服轉折期挑戰¹⁶。CLAP@JC及香港青年協會亦記錄SEN生涯發展需多元出路探索及職場實習，但強調資訊不足及學業限制¹⁷。

服務：多個非政府機構亦開展相關針對性服務，惟計劃並非大規模校本模式實施，如賽馬會共融·知行計劃—協康會「共創可能」、香港青年協會的「職做」共融職場計劃及「職橋」計劃，以及香港復康會的「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均以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青年為服務對象，透過職前培訓、能力與興趣探索、工作實習及就業配對，協助青年循序漸進建立就業能力。各計劃亦提供持續的在職跟進支援，並同時支援家長及僱主，推動職場共融，為SEN青年建立較全面及穩定的升學與就業支援網絡。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3.1 研究定位：填補SEN過渡的政策與研究空白

針對現有SEN青年升學和就業的挑戰的研究多為個案探討、計劃評估或政府數據統計，而非大規模縱向或比較性分析，為填補政策與研究的空白，本會於2025年11月至12月進行《特殊教育需要青年升學及就業困難及挑戰》的質性研究。相較於現有研究多集中於學前介入或學齡支援，本研究特別關注青少年後期及成年早期這一政策與研究相對忽略的關鍵階段。

3.2 研究目的

具體而言深入探討**(1)** SEN青年在升學及就業準備過程中所面對的制度限制與個人挑戰；**(2)**分析照顧者在過渡階段所承擔的角色與壓力；**(3)**並從制度層面識別影響SEN青年升學及就業結果的因素。研究結果將為檢視現行SEN政策在協助青

¹⁵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2023, June).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 https://www.eoc.org.hk/Upload/files/research-report/YoungPWDs/Report_Chi_final%20-%20Copy%202.pdf

¹⁶ 「樂TEEN滿FUN」[Four C]「a Bright Future」職涯培訓計劃。香港傷健協會。
<https://hkphab.org.hk/archives/12078>

¹⁷ 從特殊教育需要(SEN)發展出獨特生涯歷程。CLAP@JC.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clap.hk/wp-content/uploads/2023/04/CLAP@J-C-SEN-CoP-Preseation-Deck.pdf>

年升學和就業方面的成效與不足，並為未來政策與服務規劃提供具體而可行的實證基礎。

第一，從SEN青少年的第一身經驗出發，重構其由中學邁向升學與就業的過渡歷程。

透過深度訪談SEN青少年，了解他們在中學階段所接受的學校支援、生涯規劃教育、升學準備及求職經驗，並重點分析他們如何理解及回應制度所提供(或未能提供)的支援。研究將呈現SEN青年在教育體系與就業市場之間過渡時，所面對的具體困難、抉擇限制及心理壓力，以補足現行研究中對當事人經驗理解的不足。

第二，分析在制度性支援不足的情況下，照顧者所承擔的角色轉變與其面臨的壓力，並探討從SEN青年優勢角度出發所需的相關支援。

本研究將從照顧者的視角，探討家庭如何在學前、學齡及離校過渡階段，逐步承接原應由制度提供的支援功能，包括評估、訓練、升學資訊蒐集及就業配對等。研究將分析照顧者在支援過程中面對的經濟和照顧壓力。

第三，識別影響SEN青年升學與就業過渡的關鍵因素。

綜合青少年及其照顧者的敘述，本研究將分析促進或阻礙SEN青年順利過渡的因素，包括學校支援的透明度與一致性、生涯規劃的針對性、社會與僱主態度、服務銜接情況，以及政策框架本身的假設與限制，從而揭示個人困境背後的制度性成因。

第四，從服務使用者角度評估現行支援服務在離校過渡階段的實際成效與不足。

本研究將檢視教育、勞工及福利相關部門，以及學校和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就業準備與過渡支援，分析其在實際運作中如何被使用、理解或忽略，並特別關注服務之間的銜接斷層、支援是否過於一般化，以及家庭是否被納入支援設計之中。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個案研究方法，並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作為主要資料收集工具，於2025年11月期間訪問共8個SEN青少年家庭(包括青少年及其主要照顧者)。研究結果將以主題分析方式整理，並結合政策與制度脈絡作整體分析。

選擇質性個案研究作為研究方法，源於本研究的核心關注並非統計趨勢，而是制度如何在實際生活中被經驗、理解與承受。相較量化研究，質性研究更能深入呈現

SEN青年及其照顧者在不同發展階段所經歷的支援斷裂、角色轉移與心理影響，特別適合分析制度性問題如何沿生命歷程逐步累積。

是次研究亦具探索性質。鑑於現時香港針對SEN青年升學及就業過渡的質性研究相對有限，本研究旨在填補這一研究空白，並為日後更大規模的研究及政策倡議奠定概念與實證基礎。

受訪者選擇準則

- SEN青少年：現正就讀中四至大專，或仍處於待業或過渡階段的不同類型SEN青年；
- 照顧者：上述SEN青少年的主要照顧者。

研究流程

1. 辨識符合研究條件的潛在受訪者；
2. 進行初步接觸，講解研究目的、內容與安排；
3. 在取得知情同意後，以個人面談形式進行深度訪談；
4. 整合及分析各個案資料，識別共通制度問題；
5. 選取具代表性的個案作深入分析；
6.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政策與服務建議，並作整體總結。

3.3 研究限制與研究定位

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主要來自本會可接觸的服務網絡，因此樣本數量有限，且以基層家庭為主。研究結果未必能全面代表所有SEN青少年的升學與就業經歷。然而，正因如此，本研究得以集中呈現在制度支援最為薄弱、家庭承擔最為沉重情況下的真實處境，有助揭示制度縱線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境中發揮最大影響。

此外，受訪者主要為已接觸支援服務的家庭，研究未能涵蓋完全未進入支援系統的SEN青年，亦未能直接訪問僱主、服務提供者或政策制定者。因此，研究分析主要基於SEN青年及其照顧者的主觀經驗與觀察，而非制度制定者的觀點。

同時，由於訪談涉及個人及家庭的敏感經歷，部分受訪者在分享時可能有所保留，影響資料的完整性。儘管如此，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並不以概括性為主要目標，而是透過深入個案，揭示制度性問題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被經驗與承受，從而為後續研究及政策討論提供具體而具人本視角的分析基礎。

四、個案研究結果

4.1 個案總覽 (見橫表)

個案編號	個人資料	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及子女教育/就業狀況	升學期望	職業興趣/期望	主要升學/就業困難	支援服務經驗	最需要支援	對未來展望
A (青少年及照顧者分別受訪)	女, 4X歲, 單親, 持雙程證, 有兩子女, 兒子19歲	小兒子; 近月確診情緒問題 大學二年級(現休學中), 曾從事教學兼職工作	母親: 以前期望子女升讀大學, 但經歷兒子精神健康問題後, 現在不敢給予	母親: 支持兒子想做教師的志向, 認為子女有教學天份和熱誠	1. 精神健康狀況及服藥副作用影響學習和工作能力 2. 家庭經濟壓力大, 需要兼職但能力受限 3. 擔心情緒問題歷會影響未來求職	1. 中學社工曾提供升學輔導和情緒支援 2. 醫院精神科治療和覆診 3. 申請傷殘津貼中 4. SoCO提供困難基金支援	1. 租屋津貼(經濟支援最重要) 2. 穩定居住權及就業機會 3. 中學教學實習機會、針對SEN的就業培訓 4. 社會對精神健康的理解和接納	現時不擔憂但擔心子女將來工作壓力會引致情緒波動, 希望政府提供更多SEN支援

			壓力, 希望順其自然		4. 學校支援不足, 缺乏針對SEN學生的適應支援	5. 學校允許休學但需繳付\$5000留位費 6. 正申請DSE特別考試安排(加時)		
			兒子: 希望透過重考DSE入讀教育學位, 或完成現時學位後報讀PGDE	兒子: 強烈希望成為教師, 對AI在教育上的應用有濃厚興趣				樂觀但有保留, 接受現況並專注目標, 希望將個人經歷轉化為幫助他人的力量
B (青少年及照顧者分別受訪)	女, 4X歲, 持雙程證, 有一子1X歲	發展遲緩 主流中學五年級 (Band3), 寄宿男校	母親: 希望子女能繼續升讀大專, 認為多讀書會有更	母親: 希望子女學一門手藝, 最重要是有穩定工作能養活自己	1. 學業成績差, 特別是英文和理科 2. 家庭經濟困難, 影響參與活動和升學選擇	1. 幼稚園時期有訓練 2. 學校提供個別發展會議(每學期3次) 3. 學校社工支援和言語治療	1. 經濟支援(穩定收入、租屋津貼) 2. 更多實習和職業體驗機會給子女	擔心子女成績問題影響升學, 但相信如遇到有愛心僱主, 兒子能發揮所長,

			多選擇, 但接受現實限制		3. 升學時機的兩難, 繼續讀主流中學擔心課程越來越深難以應付, 但提早離校又失去DSE資歷, 影響日後求職選擇	4. 小班補習 5. 老師個別輔導和生涯規劃指導 6. SoCO困難基金申請	3.僱主反歧視教育	展現其工作能力
			兒子: 對大學沒有期望, 計劃讀完中六考DSE後入讀VTC職業訓練, 希望有畢業證書方便求職	兒子: 對海關工作有興趣(曾參加海關青年領袖團), 計劃讀電工/水電課程考取專業牌照				實際但樂觀, 接受自己能力限制, 專注於職業訓練路線, 有開餐廳的長遠夢想

<p>C (只有照顧者受訪)</p>	<p>女, 4X歲, 單親, 有兩子, 分別是14歲及15歲</p>	<p>大兒子: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p> <p>主流中學 四年級 (band2)</p>	<p>希望兩個兒子都能入讀正式大學, 認為文憑是踏出社會的第一步, 但擔心他們沉迷打機影響學業</p>	<p>希望兒子們做「正常人的工作」</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升中後學業成績下滑 2. 沉迷打機問題, 嚴重影響學習 3. 情緒調節困難 - 小兒子經常與老師同學發生衝突, 曾被針對 4. 家庭創傷影響 - 小學時社工誤報虐兒 5. 單親家庭壓力 - 母親獨力承擔, 經濟困難, 情緒壓力極大 6. 社交困難 - 小兒子不懂社交技巧, 容易與人發生衝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兩兄弟均有服藥治療ADHD 2. 小學時期參加過賽馬會資助的情緒社交訓練 (有效但有年齡限制) 3. 學校社工跟進 (中一中二較多, 中三減少) 4. 大兒子獲社會福利署安排入住青年宿舍 5. 母親曾參加家長訓練課程學習與ADHD兒童相處 6. 學校提供的社交小組 (效果不佳, 參與者都是ADHD學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針對青少年ADHD的情緒調節訓練 2. 更多專業輔導支援、減輕照顧者壓力的服務 	<p>極度擔憂, 認為兩個兒子需要先學會情緒調節才能就業, 對社會支援感到絕望, 有時感到「生不如死」, 但仍希望兒子們能變得「正常」</p>
------------------------	------------------------------------	--	---	-----------------------	---	--	---	---

D (青少年及照顧者分別受訪)	女, 4X歲, 持雙程證, 有兩子女, 大女兒X歲, 小兒子X歲	小兒子: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 主流中學五年級 (Band1)	母親: 期望兒子能升讀大學, 認為讀書能找到穩定工作, 但順其自然, 需要子女自己努力	母親: 支持子女按興趣發展, 希望他能找到「搵到錢」的工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業問題 - 經常缺課, 學習動力低 2. 適應困難 - 升中後受到老師不公平對待, 感到委屈, 變得消極 3. 家庭關係緊張 - 與母親經常爭吵, 溝通困難 4. 經濟困難 - 家庭經濟拮据, 影響學習 (如沒錢午餐導致不返學) 5. 缺乏目標 - 對前途感到迷茫, 沒有明確方向或夢想 6. 社交技巧不足 - 擔心將來與同事相處困難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校社工跟進 (已結案, 認為「沒什麼問題」) 2. 醫生診斷和跟進 3. SoCO提供住屋和家長支援小組 4. 學校提供升學講座但效果有限 5. 學校提供商校合作實習機會但學生沒有參加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習支援 (特別是英文) 2. 經濟支援 3. 有人能與子女溝通和輔導 	母親: 擔心子女的「甩漏」習慣和承受壓力能力, 但相信社會會教育他, 希望有針對SEN的職場支援
			兒子: 期望升讀大學, 認為這是「正常」的路, 但如果讀不到大	兒子: 沒有具體職業目標, 只想「搵錢」, 認為現在談職業規劃沒意				兒子: 非常消極和被動, 認為「講完都沒用, 不如不講」, 沒有夢想, 對前途採取「隨緣」態度

			學就直 接不讀 書, 不考 慮副學 士或高 級文憑	義, 要按 實力選擇				
--	--	--	--	---------------	--	--	--	--

<p>E (只有照顧者受訪)</p>	<p>女, 5X歲, 有兩女, 小女兒19歲</p>	<p>小女兒: 發展遲緩及自閉症譜系 大學自資課程一年級(非八大)</p>	<p>當然期望女兒讀大學, 認為大學學歷是工作的基本門檻, 雖然未能入讀八大感到失望, 但接受現實, 盡了力就無悔</p>	<p>希望女兒能做公務員, 認為公務員工作穩定, 職場環境較少人際關係挑戰, 適合女兒的性格, 擔心女兒在私人機構會被欺負</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習能力限制, 需要長期補習支援 2. 疫情影響 - 網課期間成績大幅下滑, 適應困難 3. 社交困難 - 在學校沒有朋友, 曾被同學欺凌 4. 經濟負擔 - 長期補習費用龐大, 需要節衣縮食 5. 缺乏學校支援 - 中學期間沒有披露SEN狀況, 直到中五才獲得言語治療 6. 就業前景擔憂 - 擔心社會歧視, 僱主不了解SEN, 容易被解僱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小學時期治療及訓練 2. 幼稚園排到政府兼收位, 提供訓練 3. 中五開始獲得學校言語治療服務 4. 現時接受私人言語治療(每週一次, \$1200/45分鐘) 5. SoCO提供多項支援和活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針對大專/大學SEN學生的資訊和活動 2. 更多讓SEN青年互動和溝通的機會 3. 適合年齡層的照顧者支援活動 	<p>比較擔憂, 憂心女兒不懂溝通表達、容易被標籤和歧視、找不到工作、但採取順其自然態度, 到時再想辦法解決</p>
-----------------------------	----------------------------	--	---	---	---	--	--	--

<p>F (青少年及照顧者分別受訪)</p>	<p>女, 5X歲, 單親, 有一子15歲</p>	<p>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及自閉症譜系 主流中學四年級 (band1)</p>	<p>母親:當然期望子女讀大學, 認為有資歷才能「揀工而非被工揀」, 願意節衣縮食支付補習費用</p>	<p>母親:支持子女按興趣發展, 認為子女電腦能力強適合相關工作, 但希望子女自己選擇</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習困難 - 數學理解困難, 需要考試加時安排 2. 社交挑戰 - 偏好獨處, 社交技巧有限, 曾遭遇校園衝突 3. 升學迷茫 - 對大學選科沒有明確方向, 職業評估效果有限 4. 經濟壓力 - 家庭經濟困難, 補習費用造成負擔 5. 師生關係緊張 - 經常與老師發生衝突, 認為老師缺乏SEN培訓 6. 標籤化擔憂 - 擔心披露SEN狀況會遭受歧視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早期接受多項訓練 2. 學校提供數學補習班和SEN小組(但學生認為效果有限) 3. 學校社工跟進和申請考試加時 4. SoCO提供困難基金和各類活動 5. 母親參與多項家長培訓和進修課程 6. 定期醫療覆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更清晰的升學路徑指導及教長教育 2.更具體的職業指導 3.老師SEN培訓 4.消除社會標籤 	<p>對子女前途有一半信心, 擔心競爭激烈, 但相信子女適應力不錯, 希望他能獨立發展</p>
----------------------------	---------------------------	--	---	---	---	---	--	---

--	--	--	--	--	--	--	--	--

<p>G (只有照顧者受訪)</p>	<p>女, 6X歲, 單親, 有一子22歲</p>	<p>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 讀寫障礙, 情緒問題</p> <p>中學就讀主流學校 (band2), 中三留級後轉讀VTC課程, 完成第一年後退學, 之後在兼職期間受傷, 現在家三年未有工作</p>	<p>不期望兒子讀大專或大學, 認為他能完成中學畢業已經足夠, 接受現實</p>	<p>不介意兒子做基層工作(如超市、理貨), 最重要是他能自力更生, 但兒子現時拒絕找工作, 只說「遲些」</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習能力嚴重不足, 成績極差 2. 學校支援不足, 學校提供的支援效果有限 3. 工作適應困難 - 實習期間因請假覆診被僱主刁難, 工作時受傷 4. 隱蔽青年狀況 - 現已三年未工作, 情緒波動, 拒絕外出找工作 5. 家庭經濟困難 - 兒子過18歲後失去綜援, 家庭收入大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小學時期接受心理醫生評估和治療 2. 中學時期獲得考試加時安排但效果有限 3. 曾向教育局投訴學校挪用SEN津貼但無果 4. 曾尋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協助但認為無效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經濟支援(金錢) 2.真正用於SEN學生的小班補習 3.有效的社工跟進服務 	<p>順其自然, 相信兒子「遲早都會出來工作」, 但擔心他容易被騙, 對政府和社會支援完全失望, 認為「政府幫不到」</p>
------------------------	---------------------------	---	--	---	---	---	---	--

<p>H (只有照顧者受訪)</p>	<p>女, 5X歲, 單親, 有一子18歲</p>	<p>自閉症譜系及智商"擲界"(不符合輕度智障標準) 曾就讀主流小學和主流中學, 中三後轉讀展亮技能訓練中心, 現在社企做廚房雜工</p>	<p>不期望兒子升學, 認為他「不是讀書材料」, 接受現實, 只希望他能自力更生</p>	<p>希望兒子能找到穩定工作, 曾建議他做水電工, 但兒子缺乏自信, 現時支持他繼續現職, 希望他朝烘焙方向發展</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錯過早期訓練 - 政府資源不足, 5歲半才開始專業訓練 2. 擲界問題 - 智商75不符合特殊學校或輕度智障服務資格 3. 職場歧視 - 在社企工作被同事稱為「白卡仔」、「自閉仔」 4. 就業配對不當 - 學了咖啡烘焙卻被安排做廚房雜工 5. 溝通困難 - 不懂與人溝通, 容易被欺騙, 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6. 工作條件差 - 工作地點遠, 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早期在協康會接受半年訓練(效果顯著) 2. 小學期間每三個月一次言語治療(效果有限) 3. 中學寄宿生活改善自理能力 4. 展亮技能訓練中心學習烘焙技能 5. 現有家庭服務中心社工跟進 6. 青少年就業配對服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社交訓練 2. 在職培訓 3. 僱主教育、減少職場歧視 4. 適合的工作配對 	<p>非常擔憂, 特別擔心兒子將來獨立生活能力, 希望他能儲錢、學技能, 但對社會支援感到失望, 認為「支援就少啦」</p>
------------------------	---------------------------	--	--	--	--	---	--	--

					日來回3小時, 薪金偏低			
--	--	--	--	--	--------------	--	--	--

個案共涉及 8 個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青少年及其照顧者家庭，子女年齡約由 14 至 22 歲，大部分正處於或剛離開中學階段，面對升學、就業及過渡至成年的重要關口。SEN 類型以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ADHD)、自閉症譜系 (ASD)、發展遲緩、精神健康問題及讀寫障礙為主，部分個案同時兼具多重需要。

在家庭背景方面，多數為單親家庭，照顧者主要為 40–60 歲母親，部分持雙程證，家庭經濟普遍拮据，需依賴津貼、困難基金或臨時支援。經濟壓力不但限制子女的補習、訓練及課外活動機會，亦加重照顧者的心理負擔，影響整體家庭穩定。

在教育經歷上，大部分子女曾就讀主流中學 (Band 1–3)，不少人在升中後出現學業下滑、適應困難、缺課、情緒及行為問題。雖然多數曾接受一定程度的學校或專業支援 (如社工跟進、言語治療、藥物治療、考試加時)，但不少家長反映支援零散、流於形式或未能持續，對實際學習及生涯發展幫助有限。

在升學與就業期望方面，家長普遍仍將「升讀大專或大學」視為理想出路，認為學歷是就業及社會立足的基本條件；然而隨着子女能力限制及精神健康問題浮現，部分家長逐漸轉為務實取向，接受職業訓練 (如 VTC) 或基層工作，重視「穩定工作、自力更生」多於學歷。青少年本身的取向亦呈現分化：部分仍有明確理想 (如教師、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但亦有不少目標模糊、動力低落或呈現消極、隱蔽傾向。

八個個案中的家庭都正在面對不同的挑戰及困難，個案A的男大學生因精神健康問題休學中；個案B的高中生仍在繼續升學或轉讀VTC中猶豫不決；個案C的照顧者飽受兩個兒子的情緒及行為問題困擾；個案D的學生長期缺乏學習動機並出現缺課情況；個案E的女學生需透過大量補習才能維持成績；個案F的學生則幾乎沒有社交圈子；個案G的青年留家待業三年仍未有找工作的動機；個案H的青年在不理想的工作環境中飽受職場歧視。

4.2 發現及分析

4.2.1 學齡系統：制度上被融合，實踐中被忽略

現時SEN學生在主流中小學的比例持續上升 (超過10%)，已成為教育體系中的普遍現象。然而，多個受訪家庭反映，融合教育在實際操作中仍以行政與象徵性安排為主，學生可獲得的專業服務時數及跟進支援十分有限，包括家長亦難以掌握子女實際屬於哪一支援層級、相關資源如何運用。如現時雖有「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但每名教育心理學家一年為4-6所學校提供服務，每學年則平均到訪1所學校的時間約30天，而非優化服務僅到校20天¹⁸，可提供的服務非常有限。「加強校本言語

¹⁸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fc/fc/w_q/edb-c.pdf p448

治療服務」已是最普及的專業服務，在所有主流學校全面推行¹⁹。本研究的多個受訪家庭指出，即使學校名義上設有支援機制，實際獲得的服務時數、專業介入及跟進安排，卻遠不足以回應其需要，拿到的支援服務非常有限，調適和言語治療已是最普及的支援。言語治療學生每個月未必上到1堂，有時2人一齊上，每節僅半小時，**非常不足夠**，所以有家長形容現況為「無實質服務的被融入」：

個案 H (照顧者):「佢返主流學校邊度有訓練？你一返主流就當你正常人……三個月先俾得兩個人去上言語治療，一節得半個鐘頭，你話學得幾多呢？」

個案 E (照顧者):「我問學校所謂的融合教育，其實只係講緊考試同功課嘅調適。除咗每個月一次嘅言語治療，每次三十分鐘、仲要兩個學生一齊上之外，基本上冇其他支援服務。『融合』呢個講法，聽落好聽，但實際上並冇乜實質服務。」

學生雖然名義上被納入主流「融合」體系，但在「校本支援」的框架下，**學校只能根據學校最多人的需要作出服務安排，無法為每一個SEN學生提供「以人為本」針對性的服務，也無法清晰通知家長SEN學生所在的支援層級和對應服務，所以家長往往難以理解子女實際上是否、以及如何獲得支援。**教育局一直鼓勵普通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透過三層支援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學生：第一層着重及早識別及優化課堂教學；第二層為有持續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提供額外支援，如小組學習及課後輔導；第三層則為有持續及嚴重困難的學生提供個別化加強支援，包括訂定個別學習計劃。於2024/25學年，在公營普通學校就讀的SEN學生共有67,870人；截至2025年1月，需第二層及第三層支援的學生分別約為62,900人(92.7%)及4,360人(6.4%)²⁰。為支援學校推行融合教育，教育局除提供常規資助外，亦按學生支援層級發放「學習支援津貼」，以個別計算、整體運用方式，第二層學生每年約為16,000元，而第三層學生則有64,000元，並要求學校在年度報告及校網交代相關資源運用情況。有家長嘗試主動查詢支援層組和資源運用情況，卻只能得到含糊其辭的回應：

個案 G (照顧者):「我問過學校，我同佢講，你攤咗我個仔啲錢去咗邊，有冇用咗啲我仔身上？佢哋話有，我就問佢用咗咩？(最後校方有冇講到啲錢其實用咗啲邊度？)冇，後尾見到咁樣，我嘈都冇咩用。」

個案 H (照顧者):「佢哋話跟三層支援做，但我哋問到小朋友係第幾層、用咗啲乜資源，學校都講得好含糊。融合咗就全部學生一齊處理，啲補習班個個都參加得，都唔知道SEN支援係邊。」

¹⁹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fc/fc/w_q/edb-c.pdf p447

²⁰ 立法會五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2025, July 1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7/16/P2025071600772.htm>

這類經驗反映，三層支援架構在實際操作中缺乏針對性、清晰度與透明度，家長無法得知子女屬於哪一層支援、可獲得哪些服務，更遑論評估這些支援是否有效。制度上的「有支援」，在家長的日常經驗中，卻往往轉化為「唔知有冇、唔知點用、感覺唔到」。

4.2.2 升學銜接與資訊落差：SEN學生在關鍵過渡階段的限制

對於SEN兒童而言，由小學升讀中學、中學階段的選科安排，以及其後的升學規劃，均屬於影響深遠的人生關鍵階段。

4.2.2.1 由小學升讀至中學，缺乏針對SEN學生的選校資訊

在制度設計上，現行政策已設立由小學向中學轉交SEN學生資料的銜接機制，旨在確保中學能及早了解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並預先規劃相應支援。

根據現行安排，有SEN的小六學生在升讀中一前，小學須先徵求家長同意，方可將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轉交中學。教育局亦會在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布後七個工作日內，透過教育局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將已註冊小六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包括SEN類別及所需支援層級）傳送至獲派中學。中學須參考該系統資料及小學所提交的相關文件，及早為學生策劃及提供適切支援²¹。從政策文本層面而言，這一安排旨在促進學段之間的順利過渡，避免支援中斷。

然而，本次研究的個案顯示，這套看似完善的銜接制度，在實際運作中存在明顯限制。首先，不少SEN照顧者對於是否申報子女的SEN身份存有高度顧慮，特別擔心相關標示會為子女帶來負面標籤，影響其在中學的學習經驗與人際關係。其次，即使資料成功轉交，現行政策所涵蓋的銜接內容，主要仍停留在資訊層面，即SEN類別及支援層級的傳遞，而非具規範性、必然跟進的訓練安排或具體服務的延續。

有家長在訪談中明確指出，正是基於對標籤化的憂慮，選擇在升中銜接階段不申報子女的SEN需要，結果導致子女在中學階段未能獲得任何相關支援。

個案E (照顧者)：「嗰陣唔知小學有冇比到個檔案中學，小六嗰陣要簽啲文件俾返中學㗎嘛，我哋就冇簽到話佢需要SEN。主要怕阿女俾人標籤，所以一直到中五佢喺中學都有服務。」

個案C (照顧者)：「升中一嗰陣緊係冇講啦？講嚟有咩用？唔怕老師針對你咩？依家個仔講兩句頂撞老師都俾老師針對，仲點敢諗講埋俾個老師聽佢有SEN，佢對個仔再差啲仲得了既？支援唔支援就由佢啦。」

²¹ 融合教育 升中銜接. 融合教育及特殊資訊網站.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transition-through-different-learning-stages/primary-to-secondary-schooling.html>

這一個案反映，即使制度上設有銜接安排，其成效仍高度依賴家長是否願意申報及配合。而在缺乏足夠家長教育、信任建立及清晰保障機制的情況下，制度反而可能促使家長作出「不申報」的選擇，間接令SEN學生在關鍵過渡階段失去應有支援。

此外，調查亦顯示，家長普遍認為現時雖然各中學均提供有關融合教育的基本資訊，但這些資訊多停留於政策或理念層面，難以協助家長判斷哪些中學在實際運作上對SEN兒童較為包容，以及是否提供實質支援。換言之，現行資訊透明度主要體現在「有否制度」之上，卻未能回應家長對「制度如何落實」的關注。

多名家長指出，在缺乏可比較、具體及系統化資料的情況下，他們在選校過程中往往只能依賴坊間口碑、個別社工建議或自行打聽，增加了決策的不確定性與焦慮感。有家長認為，若教育局能夠系統性整理並公開各中學在支援SEN學生方面的實際做法與經驗，例如支援模式、專責人手、過往服務經驗及校內包容文化等，開設「融合教育專題升學展」，將有助家長作出更符合子女升中需要的選擇。

個案B (照顧者):「其實我哋一開始都唔識點揀中學，學校網站上淨係話有融合教育，但完全唔知邊間學校實際上對 SEN 學生友唔友善。最後都係靠補習社其他家長介紹，話呢間中學老師比較有經驗、肯幫。之後我哋先去參觀，自己同老師、校長傾過，先敢決定俾阿仔入讀。」

整體而言，現行小學升中學的 SEN 銜接制度雖設有資料轉交機制，但實際支援成效有限。制度高度依賴家長是否申報子女的 SEN 需要，在標籤化憂慮未獲妥善處理下，不少家長選擇不作申報，令學生升中後未能獲得適切支援。即使完成資料轉交，相關安排多停留於行政層面，缺乏對實際支援措施及後續跟進的實質服務與明確規範。此外，家長在升中選校時亦缺乏具體、可比較的不同學校就融合教育的支援措施。結果，SEN 學生在升中初期容易錯失重要介入時機，影響其後學習及發展。

4.2.2.2 普通中學的SEN學生差異性大，需針對性的SEN生涯規劃

特殊學校中六離校生以技能訓練及過渡性安排作為主要出路，整體方向合理。由於學生多屬中度或嚴重 SEN，特殊學校普遍透過校本課程，如社區訓練、工場實務及職前訓練，協助學生培養生活自理能力及適應離校後的生活。根據教育局數據，2021/22 至 2023/24 學年期間，特殊學校中六畢業生人數由 510 人增至 570 人¹⁰，但能直接公開就業或繼續升學的人數一直偏低。相較之下，入讀勞福局資助的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的人數明顯較多，顯示技能訓練仍是主要出路。

普通學校的SEN學生差異性大，需針對性的SEN生涯規劃，根據教育局數據，在 2021/22至2023/24學年期間，就讀普通中學並有SEN的中六畢業生中，每年升學人數均超過3000人(超過6成)，就業人數則約為200人²²。然而，相關數據僅以

²² 2021/22至2023/24學年 特殊學校中六畢業學生公開就業、繼續升學、入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的人數。(2024).

「升學」及「就業」作整體分類，並未進一步細分學生實際升讀的院校類型或出路方向，例如是否升讀專上院校、接受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修讀其他課程、到其他地區升學，或直接投入就業的。正因如此，生涯規劃對SEN青少年而言具有特殊而關鍵的意義。然而，研究發現，現行生涯規劃教育在制度層面雖然已全面推行，但在實際運作中針對SEN的生涯規劃在不同學校之間出現顯著差異，其質素與深度高度依賴個別學校的取向與能力。

在訪談中，不少家長指出，學校在提供升學與選科資訊時，主要採用單向講座形式，內容資訊密集，卻缺乏針對SEN學生個別能力與背景的解說，使家長即使出席相關活動，仍然難以掌握實際可行的升學選項。

個案F (照顧者):「因為我唔係香港出世，香港教育制度我真係唔係好識。學校一定會有啲揀科講座，我個仔中二下學期嗰陣已經講咗一次，夜晚兩個鐘，講吓揀科程序，M1呀M2加幾多分之類……聽完兩個鐘，我完全唔明，都諗唔到可以點幫呀仔揀科。」

除資訊傳遞方式單向之外，部分家長亦指出，學校未有就學生能力差異主動與家長展開討論，商討非主流升學或職業導向的可行方案，錯失及早介入與規劃的關鍵時機。

個案E (照顧者):「學校要同家長合作，學校有啲咩規劃都可以同家長講吓，等家長配合吓……有啲學生讀書唔太好，其他出路會適合佢地多啲，都應該一早同家長商量下。但呀女學校真係有呢啲，佢讀咗咁耐我都冇聽過呢啲講座。」

即使學校有提供生涯規劃相關活動，其內容亦往往以學校現有資源或師資網絡為本，而非以學生的實際興趣與能力作為出發點，限制了學生對不同職業可能性的理解。

個案A (青少年):「當時搵咗學校嘅社工同做緊銀行高層嘅畢業生返嚟做分享。我當時問佢，做銀行職員嘅人工幾多，佢唔答我，認識職業都要認識下佢人工幾多掛？……我覺得學校其實可以整個問卷，問同學對乜嘢行業有興趣，學校再去搵呢方面有經驗嘅人去分享，或者整工作坊，就唔係學校自己決定。」

部分SEN青年亦指出，生涯規劃活動流於形式，內容缺乏針對性，難以在其升學或職業抉擇中發揮實際指引作用。

個案D (青少年):「有，但佢講啲咩我唔記得咗啦，聽完都好似冇聽咁。都係講吓 DSE 之後考大學，考唔到大學就可以點，最後都係叫你俾啲心機上大學，其他啲咩升學路徑都好少講解。」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2507/16/P2025071600772_502693_1_1752664516017.pdf

在評估工具層面，學校主要依賴如 Holland Test 等標準化紙筆測試。然而，這類工具原本為一般學生而設，未能充分反映 SEN 學生在實作能力、情境理解及職場適應等方面的潛能。即使完成測試，亦往往缺乏後續的專業解讀與具體建議，使評估結果未能轉化為可行的生涯規劃方向。

個案F (青少年):「我大概睇過大學啲科目表，但好似科科都唔太感興趣……都迷失㗎，唔知讀咩科。老師有叫過我做 Holland test, 但做完又有實在咁話俾我知我適合做咩職業，一樣係咁迷失。」

4.2.3 缺乏試工、職場和實習體驗等系統性支援

此外，實習機會的匱乏亦進一步削弱 SEN 學生的職業準備能力。多個個案反映，即使學校設有實習計劃，亦常因資源不足、行政統籌困難，或以學業表現作為優先篩選準則，而令 SEN 學生被排除在外。實習本應是協助 SEN 學生認識自身能力、建立自信及累積職場經驗的重要途徑，惟在實際制度安排下，卻反而成為另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

個案B (照顧者):「中四嗰陣，老師同佢哋講過會有一個計劃，可以一邊返學校上堂，一邊出去實習，但最後都有落實。如果真係有，其實對我個仔會好有幫助。老師都話觀察到佢比較適合做動手同技術性嘅工作，理解能力相對弱啲，更加需要實際嘅工作經驗去學。」

本研究發現，因缺乏試工、職場和實習等實質體驗，讓 SEN 青年及其家庭普遍呈現出一種對未來高度焦慮、且期望持續下調的狀態。在多數受訪家長坦言，在香港這個高度重視學歷與專業資格的社會中，他們原本亦期望子女能循主流教育路徑升學及就業。然而，在長期面對子女的 SEN 狀況、學業挫敗及社交困難後，家長逐漸調整其期望，轉而以「能否自立」作為最核心的考量。相較於升讀大學或從事專業工作，他們更傾向讓子女修讀技能導向的課程，希望透過「一技傍身」確保其基本生存能力。

個案B (照顧者):「老師都同我哋講，去到中五、中六，書只會愈嚟愈難，佢未必應付得到。不如早啲轉方向，揀啲同興趣有關嘅行業課程，學門手藝，將來最緊要係去到邊度都搵到食。」

個案H (照顧者):「我都試過幫佢搵烘焙、咖啡呢啲方向，但一到要真係去實習或者返工，佢就會驚，覺得自己做唔到，又會覺得人地唔請佢，最後都去返做雜工。」

這種看似理性的「務實選擇」，實際上並非源於選項的多元，而是建立在選擇不斷被剔除後的被迫接受，實習與就業在此情境下，成為 SEN 青年最難跨越的門檻之一。

在青年層面，受訪者對升學與就業的想像普遍建基於能力限制的理性評估，而非對未來的主動規劃。多名青年在被問及夢想時，均回應「冇」或「唔知」，並直言自己難以應付大學或專業訓練的要求。有青年明確表示，若被要求追求自己明知難以達成的目標，反而會帶來更大的心理壓力。

個案D (青少年):「依家諗夢想其實冇乜意思，如果最後考唔到嗰個分，想讀乜都冇用。與其講啲自己做唔到嘅嘢，不如接受自己能力限制再去揀實際啲。(你有冇夢想?)冇。」

個案F (青少年):「其實我都諗過做 slasher，感覺比較自由，但我自己都知未必做到，亦都唔穩定。專業啲啲工作我應該應付唔到，太複雜啦，普通啲嘅工作，可能仲有機會。」

在這些敘述中，「冇夢想」並非冷漠或缺乏動機，而是一種在多次嘗試受挫後，為避免再次失望而形成的心理保護機制。這種自我設限，使 SEN 青年在面對實習或初次就業機會時，往往未開始已先退縮，進一步削弱其累積工作經驗的可能性。

家長對子女未來的焦慮，亦在實習與就業安排上呈現出兩極化的回應模式。一方面，部分家長逐漸接受子女長期失學或失業的現實，認為強求只會加劇衝突與情緒問題；另一方面，亦有家長因深感外在環境對 SEN 青年的不友善，而對子女的職涯選擇進行高度干預與保護。

個案E (照顧者):「如果真係要繼續讀，我會希望佢將來入公務員。出面個市場競爭太大，我個女未必爭得過人。佢唔適合啲啲要同人勾心鬥角嘅環境，驚佢就算有能力，都會俾人踩...公務員相對穩定，做好自己份工就得，對我嚟講係一種保障。」

綜合而言，特殊學校與主流中學在SEN學生中六離校後的升學與就業安排上，呈現出明顯不同的制度取向。對於多數SEN情況屬中度或嚴重的特殊學校學生而言，以技能訓練或過渡性安排作為主要出路，能回應其生活適應與支援需要，方向上具一定合理性；相較之下，普通學校中的SEN學生人數龐大且個體差異顯著，理論上可選擇的升學與就業路徑較為多元，但實際上，其生涯規劃支援在不同學校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在實踐層面，針對SEN學生的支援仍高度依賴學校的資源、取向及專業能力。資訊傳遞方式偏向單向講座、缺乏個別化解說，對非主流升學或職業路徑的討論不足，加上評估工具未能有效反映SEN學生的實際潛能，以及實習機會的不足，均削弱了生涯規劃的實質功能。結果是，部分SEN青年即使身處「多元出路」的制度框架下，仍難以在關鍵階段獲得具體而可行的方向，其升學與就業選擇亦在制度運作中逐步受到限制。

4.2.4 被忽視的能力面向：軟實力不足對SEN學生發展路徑的影響

4.2.4.1 成績好/Band 1中學SEN的特殊困境

在融合教育的政策論述中，SEN學生能夠進入學術表現較高的中學，往往被視為制度成功的象徵。然而，本研究的質性資料顯示，就讀Band 1中學的SEN學生，反而構成一個在制度與實踐之間最容易被忽略的群體。由於Band 1中學的SEN學生比例相對較低，學校在資源配置與支援設計上，往往並未將他們視為需要重點介入的對象，使「已成功融合」成為支援退場的合理化理由。

研究中，受訪家庭中有一半的SEN青年正就讀或曾就讀Band 1中學，其中兩位更成功升讀本地大學。這些學生在校內成績多處於中游，表面上並未出現明顯的學業或行為問題。家長普遍指出，教師多以對待一般學生的方式與其互動，亦正因如此，學生的特殊需要在日常校園生活中逐漸被淡化。

然而，深入訪談後可以看到，這種「表面適應良好」的狀態，往往是以犧牲情緒健康、社交發展及長遠適應能力為代價。個案C的學生長期缺乏學習動機並出現缺課模式；個案E的女學生需透過大量補習才能維持成績；個案F的學生則幾乎沒有社交圈子。這些問題並未被制度正式識別為支援需要，而是被視為個別學生的性格或家庭選擇。

在Band 1中學高度重視學業表現的文化之下，SEN學生往往被期待以主流標準自我調整。個案D的家長清楚描述了學校如何在紀律處理中忽略學生的特殊處境，而只聚焦於可見的行為結果：

個案D (照顧者)：「之前都有人同我講，不如轉去 Band 2，起碼成績會好睇啲，但我哋最後都有咁做。Band 1 學校始終學業要求高，用英文教學，就算佢英文唔好，都逼到佢有啲進步。不過學校一路都當佢係普通學生，只係睇成績，佢情緒控制唔係咁好，老師都係一味罰佢，話係一視同仁。」

這段敘述反映，對學校而言，「一視同仁」實際上等同於忽略差異。學生在同儕互動中受到刺激的背景被忽視，其情緒反應被單向理解為個人問題，而非需要調適與支援的訊號。

個案F則從學生角度指出，教師缺乏處理SEN的專業訓練，使主科教師即使長期與學生接觸，仍未能理解其狀況與需要。根據統計處資料，已接受SEN培訓的公營普通中、小學教師人數佔比逐年增加²³。但課程分為三個級別：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

²³ 審核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 EDB005, p16, (202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edb-c-2526.pdf>

，時長由30小時至420小時不等，可見教師接受培訓的情況仍較為參差。

學年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小學	9 741 (43%)	9 776 (43%)	10 465 (47%)	11 971 (54%)	13 453 (62%)
中學	7 537 (33%)	7 670 (34%)	8 445 (37%)	10 143 (44%)	12 234 (53%)

個案F (青少年):「我覺得老師唔係刻意針對我，可能只係佢哋未有機會學習點樣處理SEN學生，對我嘅情況未太了解。其實我又唔一定想每個老師都知道我有SEN，但起碼教主科嗰啲老師，如果可以大概了解我嘅狀況，而唔係完全當普通學生咁處理，對我嚟講會容易啲。」

這反映出一個制度層面的矛盾：融合教育要求學生進入主流課堂，但教師專業準備卻未有同步調整，導致融合在形式上成立，支援卻未真正進場。

在缺乏校內支援的情況下，家庭往往被迫承擔起補救角色。個案E的家長清楚描述，為了維持女兒在Band 1中學的學業表現，只能長期以補習填補制度支援的空白：

個案E (照顧者):「由中四、中五開始，佢啲考試成績已經開始跌。喺學校又冇乜額外支援，我哋都唔知可以點幫，只好每一科都幫佢安排補習，一個月要幾千蚊。見到個女成績咁差，只能帶佢去補多啲，等佢追返進度。」

這種做法在短期內維持了學業表現，卻同時將融合教育的成本轉移至家庭，亦使制度對學生其他發展需要的忽視被進一步合理化。

個案A的經歷則進一步揭示，「成績尚可」如何掩蓋長期累積的心理壓力，並在離開中學後才全面爆發。這個個案顯示，即使成功升讀大學，未被識別與支援的SEN需要，仍可能在關鍵轉折點造成嚴重後果。這位青少年在高中準備公開考試期間，曾因無法專注溫習而懷疑自己患有過度活躍症/專注力不足。由於找不到適合的學習方法，他承受著巨大壓力，一度出現反常的情緒和生理狀況。儘管公開考試成績稍有失手，他仍順利入讀八大院校的心儀科目。但在剛踏入二年級時，他的情緒突然出現異常狀況，隨後被診斷患上躁鬱症，需要休學一年。家長對兒子的擔憂從高中開始就未曾停止，不幸的是，積累的壓力最終導致他患上精神疾病，學業被迫按下暫停鍵。如果他的SEN能夠獲得早期診斷和適切支援，是否能夠避免今日的困境呢？這個案例清楚說明了一個重要事實：SEN不代表成績一定差，同樣地，成績好也不代表沒有SEN。只是他們的需要和困難被良好成績所掩蓋，使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錯失了許多必要的支援。

綜合以上質性資料可以看到，**就讀Band 1中學或其他中學，但成績相對不錯的**SEN學生，在制度分類中屬於「已成功融合」的一群，但在實踐層面，其情緒、社交與長遠適應需要卻長期未被納入支援視野。他們必須以更高的心理代價換取表面

的學業成功，成為融合教育制度中最隱形、亦最脆弱的一群。這正正體現了融合教育在現行制度下的核心矛盾——學生被納入主流體系，卻未被制度真正承載

4.2.4.2 SEN中學生軟實力不足

和其他中學生一樣，能夠順利升學及就業，是所有青少年的共同期望。然而，SEN青年涵蓋多達九種類別，且研究中亦發現，部分青年同時具有多於一種特殊教育需要，不同類型及組合的SEN，均可能為其帶來程度不一的情緒、行為及社交挑戰。作為群體生活的社會成員，人類大部分日常活動與社會參與均有賴溝通與互動完成，而穩定而正向的人際關係，亦是個人幸福感與心理健康的重要來源。因此，在青少年發展過程中，除了學習能力之外，社交、情緒與行為等軟實力，同樣是衡量其成長與適應能力的重要指標。

本港學前階段的SEN支援在制度設計與服務密度上均較完善。如《到校康復服務》透過清晰訂立的基本服務量指標，包括每間機構每季服務學童人數100人、每年為兒童提供的平均訓練時數60小時、根據每一名SEN兒童訂立的適合的專業人員（如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的介入安排，以及對教師及照顧者的訓練與教育活動等均有清晰規定。讓學前SEN服務能在較早階段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持續而有系統的支援，不會因不同學校或不同機構而出現較大的差異性。

此外學前《到校康復服務》強調及早識別與全面評估，規定95%的受惠兒童需要有6個月內完成發展性評估報告，有助及早發現兒童在發展、社交及溝通方面的需要，並按其能力提供針對性訓練。而這種針對SEN個體差異性的服務對SEN的學生尤為重要。雖然2025年港府將服務由幼稚園階段延續到小學第1學期，已是較大進步，但SEN中學生卻無法受惠於服務。

雖然現時中小學透過「學習支援津貼」協助SEN兒童，但僅4,360名學生可獲取第三層支援的服務，即類似學前的針對性個別學校計劃服務，提供全方位的支援佔比SEN的中小學生不足6.8%。是次研究中發現，SEN青年在中學、職訓和大專學習中均有因為社交、情緒與行為而輟學的現象：

個案G (照顧者):「佢讀書成績一直都好差，喺學校又成日有情緒，同老師都好多衝突。中三嗰年已經頂唔順，重讀多一年都係唔得，最後佢自己話唔想再返學，我哋都有辦法，只好畀佢退學，轉去VTC。」

個案A (照顧者):「可能一直讀書壓力都好大，佢讀到大學二年級先突然確診到躁鬱，本身佢都想食住藥咁繼續讀，但我見啲藥副作用好大，佢食完又頭暈，最後都係咁勸佢停一年先再諗返學嘅問題。」

4.2.4.3 欺凌、社交困難和輟學情況

即使SEN青年未至於輟學，亦出現在同輩社交溝通中被欺凌或者溝通困難的現象。《香港01》2017年調查顯示逾47.3%中學SEN生及家長表示曾在校園受不公平

待遇，包括同輩欺凌、被剝奪參與活動之權利等²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欺凌個案不單宗數增加，在整體欺凌個案上所佔比例更愈來愈大。2013/14學年是8%、2014/15學年是11%、2016/17學年是39%，是近年高峰，到2017/18學年就回落至24%²⁵。亦有研究顯示，SEN兒童在「人際交往技能」及「自我管理表現」兩項社交情緒能力上的平均得分，分別僅為56.7分及49.3分（滿分為100分）。在相對較遜色的「自我管理表現」範疇中，最常見的三項困難包括「未能平靜地解決與同學的分歧」、「被嘲笑時未能保持冷靜」，以及「與他人意見不同時，未能保持冷靜」²⁶。

與學前階段可獲得的個別化針對性60小時訓練相比，中學階段的SEN社交支援顯得零散而有限。然而，中學正正是青少年建立自我認同、拓展同儕關係的關鍵時期。當SEN青年在制度上被納入主流校園，卻未獲得足夠的行為、情緒和社交等軟實力支援時，其同儕經驗往往呈現出疏離與退縮、甚至被欺凌的狀態。

個案C (照顧者):「老師安排佢做科長，叫佢睇住幾個要留堂嘅同學，唔好俾佢哋走。老師一走，嗰幾個同學就走晒。我個仔照住規則記低佢哋嘅名，又唔識睇啲同學面色，結果同同學起拗。我好擔心佢，之後每次放學我都去附近等佢，驚佢因為呢啲事出意外。」

個案E (照顧者):「返實體課之後，有同學會要挾佢。電話一響，佢就即刻走去廁所偷偷聽，對方叫佢做乜佢都照做，佢都唔識拒絕人。你問佢有冇朋友，佢話冇。唔係唔想主動，而係佢好驚，驚俾人欺負，驚唔知人哋會唔會接納佢，所以一直都好被動。」

個案F (青少年):「我大多數時間都係自己一個，唔太鍾意同其他人一齊做嘢。同人合作要諗好多，又要遷就，我反而覺得自己一個會舒服啲，唔使同人傾、唔使等人。」

在制度層面，學校普遍以「社交小組」或「SEN專屬活動」回應相關需要。然而，多名受訪者指出，這類支援有機會節數有限，成效未必顯著，也讓SEN青年有機會感覺被標籤。個案C的家長無奈地形容：

個案C (照顧者):「嗰啲所謂支援活動，我覺得冇乜效果。佢一知道自己要去參加，就已經好清楚自己係 SEN，入到去全部都係 SEN，佢返嚟同我講，大

²⁴【01問卷調查(上)】33%小學SEN生遇欺凌等不公。(2017, September 27).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21527/01%E5%95%8F%E5%8D%B7%E8%AA%BF%E6%9F%A5-%E4%B8%8A-33-%E5%B0%8F%E5%AD%B8sen%E7%94%9F%E9%81%87%E6%AC%BA%E5%87%8C%E7%AD%89%E4%B8%8D%E5%85%AC-%E5%AD%B8%E8%80%85-%E5%A5%BD%E9%A9%9A%E4%BA%BA?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²⁵ 數讀香港：校園欺凌五年千宗 SEN 受害人增加。(2019, April 11). 思考HK.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9-04/11/33957.html>

²⁶ 支援SEN兒童升小的社交情緒適應調查。(2023, August 29).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https://www.hkcs.org/tc/research/20230829-SocialandEmotionalSupport-for-SEN-ChildrenAdapting-to-PrimarySchoolSurvey>

家互相話對方係『傻仔』。其實變相係提醒佢自己同人哋唔一樣，返到嚟仲多咗投訴同情緒。」

個案F (青少年):「學校有啲專界 SEN 嘅小組，會請外面機構嚟帶，但我真係唔知學到啲乜。多數就係玩桌遊，玩嗰陣開心，但其實我心入面係唔開心，因為覺得自己浪費咗時間。入面個個都有 SEN，個個都唔太講嘢，其實根本冇乜社交，又玩得嗰幾次，都唔知有咩用。」

學業成績的高低可以決定學生有多少選擇去選讀不同的學科和從事什麼工作，然而一定的情緒、行為和社交等軟性技能卻是求職的門檻。SEN青年在處理衝突、情緒調節及應對同儕互動壓力方面存在顯著限制。與學前階段可獲得具體而密集的個別化訓練相比，中學階段的社交及情緒支援顯得零散且不足，而此一階段卻正是青少年建立自我認同與拓展同儕關係的關鍵時期。當 SEN 青年在制度上被納入主流校園，卻未能同步獲得足夠的軟實力培育，其校園經驗往往演變為疏離、退縮，甚至長期被欺凌。這種能力層面的不足，並不僅影響學校生活，更會延伸至升學及就業層面。在當今高度重視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的職場環境中，情緒、行為及社交等軟實力已成為重要的工作要求，若相關能力未能在中學階段得到有效培養，SEN 青年可選擇的職業類型及發展機會，亦將因此受到實質而長遠的限制。

4.2.5 實習和就業的挫折，導致SEN青年走向隱蔽(NEET青年)

SEN 學生完成中六學業後，公營普通中學中六 SEN 離校生於 2021/22、2022/23 及 2023/24 學年分別約為 3,700 人、4,200 人及 4,200 人²⁷。在扣除升學及就業人數後，仍分別有約 410 人、320 人及 270 人屬於離校後未即時升學或就業的狀態。雖然相關人數呈下降趨勢，但其規模仍不可忽視，顯示 SEN 青年在離校過渡期的支援需要仍有待持續關注。

根據個別專上院校學生提供的資料，2021/22至2023/24學年就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及非教資會資助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分別有約2 900、3 600及4 200人²⁸。顯示SEN學生升學機會有所提升，但這群青年在升學及就業方面仍面臨嚴峻的結構性挑戰。最顯著的問題是就業率嚴重偏低，2013年數據顯示，43,900名具專上學歷的殘疾人士中僅約35%能成功就業，遠低於一般大專生約70%的就業率²⁹，形成超過一倍的差距。CareER於2016年訪問206名高學歷殘疾人士，僅五成九受訪者獲聘，部分更只能

²⁷ 立法會一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就業。(2025, January 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1/22/P2025012200220.htm>

²⁸ 立法會一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就業。(2025, January 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1/22/P2025012200220.htm>

²⁹ 促進高學歷特殊需要青年的就業機會。(2018, November). 青年創研庫.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innibpcjpcglclefindmkaj/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8/11/YI036_report.pdf

從事學歷要求相對較低的工作³⁰，出現嚴重的學歷與職位不匹配問題，反映教育投資未能轉化為相應的就業回報。這種現象顯示，即使SEN青年成功完成高等教育，他們在勞動市場中仍然被系統性地貶低和排斥。多項國際研究指出，有學習困難、發展障礙或精神健康需要的青年，在離校後成為尼特族 (NEET)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的風險顯著高於一般青年。OECD (2010) 在《Sickness, Disability and Work: Breaking the Barriers》中指出，具特殊教育需要或功能障礙的青年在完成義務教育後，若缺乏有效的過渡支援，往往難以順利銜接升學或就業體系，並容易在制度中「消失」，最終成為長期 NEET。Bynner 與 Parsons (2002) 的研究亦發現，有學習困難的青年在 16 至 18 歲階段較易出現「early disengagement」，即提早退出教育及勞動市場，並長期處於社會邊緣位置。這些研究共同指出，SEN 青年在離校過渡期所面對的風險，並非源於個人能力不足，而是與制度性支援不足及轉換機制失效密切相關。是次調查中亦發現有個案遭遇實習、就業的挫折，甚至走向隱蔽。

個案H (照顧者):「我試過陪佢一齊去搵工，落樓下快餐店登記、填表、留電話，樣樣都照做。但通常填完之後就有下文，完全冇人再聯絡。有啲地方一見到要家長陪住嚟，其實態度已經變咗，會覺得佢好似做唔到，或者唔適合做嘢。未正式試過工，就已經俾人篩走。」

個案G (照顧者):「佢之前其實有返過實習，但因為成日要請假去覆診，實習嗰邊開始對佢好唔耐煩，又成日俾說話佢聽。到最後佢自己覺得再落去都冇意思，就辭咗。之後就有再返過工，日日留喺屋企打機。我睇住都好失望，但唔知仲可以幫佢啲也。」

可見，即使成功升讀專上教育，SEN 青年在勞動市場中的處境亦未見改善：過往研究顯示，具專上學歷的殘疾人士就業率僅約 35%，遠低於一般大專生約 70% 的水平，部分更出現嚴重的學歷與職位不匹配情況，顯示教育投資未能有效轉化為就業回報。

本研究中的個案顯示，部分青年在實習配對失敗、求職屢遭拒絕或難以適應職場要求後，逐漸退出勞動市場，甚至長期留家，形成隱蔽狀態。Case G 的情況尤為典型，其家長在子女失業及失學留家多年後，最終選擇接受依靠綜援的生活模式，反映家庭在長期挫敗與支援不足下的無力感。整體而言，實習與就業層面的持續失敗，不僅削弱 SEN 青年的自信與行動動機，亦加速其與教育及勞動體系的脫節，成為推動其走向隱蔽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有外國文獻指出，SEN青年在刑事司法系統中呈現過度代表的情況。Hughes et al. (2012) Prevalence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in young offenders 發現英國青少年犯中，具有學習困難、ADHD、自閉譜系特質的比例，顯著高於一般青

³⁰ CareER 「高學歷殘疾人士就業情況」調查. (2016, September 13). CareER.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career.org.hk/wp-content/uploads/2018/10/13Sep_CareER-PC_Press-Release_Chi_Final.pdf](https://career.org.hk/wp-content/uploads/2018/10/13Sep_CareER-PC_Press-Release_Chi_Final.pdf)

年人口，但多數在校期間未獲適切支援。然而，文獻一致強調，SEN 本身並非犯罪成因，而是在教育及就業體系中長期缺乏支援、經歷排斥與失敗後，部分青年更容易被捲入刑事司法系統。相關研究顯示，學習困難、語言及社交理解能力不足的青年，往往在校期間未獲得適切支援，並較易經歷停學或退學等教育排斥，這些因素構成其日後司法風險的重要中介變項。此現象反映，若制度未能及早介入並提供適切支援，風險並非被消除，而是由教育體系轉移至刑事司法體系。McAra & McVie (2010)提出「education-justice pipeline」，指出學校未能包容行為與學習差異，會將弱勢青年推向司法系統，而 SEN 青年屬於高風險群體之一。是次調查中亦有個案因長期隱蔽，曾經誤信他人，層犯刑事個案。

4.2.6 家庭層面：延遲診斷、資源不足、文化身份與照顧壓力交織而成的困境

早期介入的重要性在學術界與實務界早已有廣泛共識。普遍認為 0–6 歲為整體黃金介入期，其中言語發展的黃金期更集中於 1–3 歲；自閉症的關鍵介入期為 7 歲前，而 ADHD 的黃金治療期則約為 6–12 歲。大量研究顯示，及早識別配合密集介入，能顯著改善 SEN 兒童在社交、語言及認知等方面的能力。是次研究共訪問了八個有年齡約 14 至 22 歲的 SEN 青年的家庭。訪談結果顯示，在多數受訪家庭的敘述中，延遲評估與診斷具有高度普遍性，而非個別或偶發的情況。儘管近年社會對 SEN 的認知逐漸提升，學前 SEN 支援政策亦日趨完善，越來越多兒童能在幼年階段被及早識別及介入，但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卻未能受惠於這一轉變。他們大多成長於學前 SEN 支援體系尚未成熟的時期，成為制度尚未完善下的受影響群體。

個案C (照顧者)：「大仔係到中學先確診，因為佢開始唔返學，又要入醫院，醫生轉介先發現到。其實之前一路都搞得好辛苦，但有一個正式講法。細仔就小四先知道。嗰段時間壓力一直都好大，但都要接受，慢慢搵人教我點樣去教呢啲小朋友，壓力先有咁大。以前完全唔識，只係覺得個小朋友好難教，好辛苦。」

個案H (照顧者)：「一歲兩個月我哋就開始覺得佢唔妥，健康院轉介我哋去下葵涌，但嗰陣叫我歲半再嚟；到歲半又叫我兩歲再嚟。之後一路都係咁，三歲、三歲半、四歲、四歲半……一路等，過晒啲黃金時期。嗰陣試過去協康會，但一堂要一千五百蚊，真係負擔唔到。」

多名受訪家長表示，早在子女年幼時已察覺其發展或行為與同齡孩子有所不同，但由於 SEN 徵狀本身具有高度隱蔽性，未必如肢體殘疾般容易被察覺，亦未必在幼兒早期即明顯影響日常生活，這些困難往往被理解為「遲鈍」、「百厭」或「唔專心」，而非需要專業評估的特殊教育需要。在缺乏清晰專業指引或即時評估的情況下，不少受訪者最終要到高小甚至中學階段才獲得正式診斷，錯失了關鍵的黃金介入期。

在整個研究中，延遲診斷與介入被家長反覆提及，並清楚呈現為 SEN 青年在其後升學及就業路徑中長期處於不利位置的關鍵起點。對 SEN 家庭而言，診斷與介入往往是他們進入支援制度的第一道門檻，同時亦是最關鍵、最具決定性的挑戰。即使現時學前 SEN 兒童在政策上已大致可達「支援零輪候」，但對於錯過幼稚園確診期的 SEN 中小學生而言，評估與支援依然困難重重。

4.2.6.1 經濟拮据增添照顧者的無力感與壓力

在公營服務未能即時提供支援的情況下，部分家長被迫考慮私人評估或訓練。然而，對基層家庭而言，高昂費用往往難以負擔。個案F 的家長直言：

個案F (照顧者):「佢細細個幾個月嗰陣，我哋已經同健康院嘅姑娘傾過好多次，但如果要自己俾錢做評估，一次要幾千蚊，根本冇可能，點負擔得到。」

在本研究中，經濟困難並非單一的背景條件，而是與 SEN 身份高度交織，並長期形塑家庭照顧安排、資源配置及子女發展路徑的結構性限制。對基層家庭而言，貧窮本身已是一種深層弱勢；當家庭同時需要照顧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子女時，這種弱勢不但未被制度性支援抵銷，反而在現行政策與服務設計下被持續忽略。相較於主流學童，SEN 學童需要更多個別化學習支援、專業治療及情緒與行為管理，才能勉強適應學校生活。這些需要直接轉化為額外的經濟與照顧成本，包括補習費、言語及職業治療費、交通費，以及照顧者因投入照顧而失去的工作收入。對本已處於經濟邊緣的家庭而言，這些成本往往遠超其可負擔範圍，成為長期而累積的壓力來源。

貧窮原已限制家庭的生活質素與子女的學習機會，而 SEN 的特殊需要則令這種限制進一步惡化。一方面，有限的家庭資源需不斷被重新分配以應付治療與訓練，直接壓縮用於基本生活的開支；另一方面，當家庭無法持續負擔所需支援時，SEN 子女的發展進度便會持續落後，與同齡學生的差距逐步擴大，幾乎不可能透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

以綜援和學生資助為例，其設計主要用於基本生活支援，對需要長期、密集訓練的 SEN 學童而言，未有額外津貼照顧到學生的補習或興趣愛好需要，更何況 SEN 學生的特別需要。雖然現時有傷殘津貼，但某些不需要定期覆診的 SEN 類別，如非嚴重的讀寫障礙和發展遲緩是無法申領到傷殘津貼的。相比需要處理餵食或扶抱等生活照顧的家庭，SEN 家庭的照顧壓力更多體現在長時間的功課輔導、情緒管理、行為監察及與學校溝通之中，這些「看不見的照顧勞動」同樣消耗大量時間與精神，卻未被制度充分承認。不少家長因此無法維持穩定工作，甚至被迫退出勞動市場。個案F 的家長便指出：

個案F (照顧者):「呀仔出世後我都有諗過再去返工, 俾佢唔洗時間咩? 但其實我自己經濟負擔好重, 要養阿仔同阿爸。綜援真係只夠溫飽, 生活上其他需要完全冇得諗, 好似阿仔要補習, 基本上係有可能。」

個案G亦反映, 即使獲得綜援, 家庭仍長期處於財政赤字:

個案G (照顧者):「一份綜援金得幾千數, 又要食又要住, 俾咗租金都有錢啦, 仲講咩同佢出去搵興趣班搵訓練。有時逼不得已學校要俾一筆錢, 甚至仲要借錢先過到生活。」

這些經驗顯示, 問題並非福利「不夠慷慨」, 而是制度本身未有承認 SEN 家庭在教育與照顧上的額外負擔, 將壓力全面轉嫁至家庭內部。

4.2.6.2 「工作」與「照顧」之間的家庭兩難

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 SEN 家庭普遍面對一個無法調和的結構性困局: 增加收入與提供必要照顧之間只能二擇其一。若家長選擇外出工作, 子女便失去密集照顧與訓練; 若選擇全職照顧, 家庭收入便即時下降, 陷入更深層的經濟困境。這種兩難並非個人選擇失誤, 而是制度未能提供足夠替代性照顧與經濟支援的必然結果。個案H 的家長指出:

個案G (照顧者):「你話嗰時有幾艱難? 我嗰陣住美孚, 喺長沙灣返工, 佢又喺長沙灣返學。每日送完佢返學, 我就即刻去返工, 一日要打四份工, 一份三個鐘, 加埋都成十二個鐘, 食飯都有時間, 食完就趕去下一份工。因為佢要訓練, 一堂要一千五蚊, 又有資助, 所以點解嗰陣我擺綜援都仲要返工? 唔返工根本應付唔到。」

在缺乏公共支援的情況下, 家長只能透過多份散工、長工時或犧牲自身健康來維持子女的訓練需要, 而照顧者的身心耗竭亦成為家庭長期的隱性風險。

4.2.6.3 年齡界線下的照顧壓力斷裂

家庭照顧壓力在子女年滿 18 歲後往往進一步加劇。多項原本以「學生」或「兒童」身份提供的支援會即時中斷, 包括綜援(專上或以上程度青年, 僅有租金津貼, 沒有生活津貼), 令家庭在最關鍵的過渡期反而失去支援。個案G 的家長表示:

個案G (照顧者):「因為我個仔過咗 18 歲, 所以就冇綜援, 而家綜援剩係得我一份, 得四千幾蚊。18歲都唔代表佢會即刻出去搵工賺錢㗎, 但佢筆綜援金就一下子冇咗。」

對家庭而言, 這個階段正正是 SEN 青年最需要支援以過渡至就業或進一步訓練的時期, 但制度卻以專上作為簡化劃界, 將照顧與經濟壓力完全留給家庭自行承擔。

4.2.6.4 文化與身分因素對家庭照顧壓力的疊加

除經濟因素外，家庭的文化與身分背景亦進一步放大照顧壓力。本研究中的家庭多為新移民，部分家長更持有雙程證，需定期離港處理簽證事務，導致居住與照顧安排長期不穩定。個案 A 的經驗顯示，頻繁離港不但影響子女的學習與訓練延續性，亦迫使家庭在照顧與機會之間作出痛苦取捨。

個案A (照顧者):「我因為身份問題，每三個月就要返鄉下辦手續，一次要走差唔多成個星期。我唔放心呀仔自己留嚟香港，所以每次都要帶埋佢一齊返去。之前佢好唔容易搵到一間中學教奧數，本來做得幾好，但撞正我要返去辦證件，只好同學校取消。唔係佢做唔到，而係我哋嘅身份令佢冇辦法穩定咁做落去。」

同時，文化背景差異亦影響家長對 SEN 的理解與回應。不少家長在獲得診斷前，並未意識到子女行為與 SEN 相關，即使確診後，亦因專業話語與自身理解落差，而難以掌握有效的教養與支援方式。這種理解落差進一步增加家長的焦慮與自責，使照顧壓力在情緒層面持續累積。

個案C (照顧者):「我一直都盼望佢長大，識做人同識人情世故。醫生叫我帶佢去做評估，我最後冇去，淨係聽到話可能有 ADHD，我已經覺得好大壓力，唔敢再做多啲測試。喺我眼中，佢睇落好正常，又唔係有問題，只係一遇到事情就自己處理唔到，教都教到我好辛苦。」

綜合而言，家庭層面的經濟匱乏與照顧壓力，並非 SEN 青年升學及就業困難的外圍因素，而是構成整個弱勢交織結構的核心。資源不足限制了家庭的選擇空間，迫使家長在「生計」與「照顧」之間反覆掙扎；而文化與身分因素則進一步削弱家庭建立穩定支援環境的能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SEN 子女的發展路徑往往在早期已被結構性限制。若不從制度層面正視家庭所承受的經濟與照顧現實，任何要求家庭「自行承擔」或強調個人努力的政策與論述，最終只會加深這種惡性循環，而無助於改善 SEN 青年的長遠發展。

4.2.7 對僱主的觀感：

在 SEN 青年由教育體系過渡至勞動市場的過程中，僱主作為關鍵把關者，其態度與用人取向對青年能否順利踏入職場具決定性影響。然而，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在實習配對、求職過程，抑或初次就業嘗試中，家庭與 SEN 青年普遍對僱主存有高度不信任與預期失敗的心理狀態。

現時香港促進僱主聘用殘疾人士(包括 SEN 青年)的政策，主要依賴道德勸說及象徵性表揚措施，例如《有能者·聘之約章》、《共融機構嘉許計劃》及「愛心僱主」獎

章。相關措施雖有助提升社會意識及企業形象，但其本質屬**鼓勵性質**，未能有效抵消僱主在招聘、培訓、工作調適及管理 SEN 青年時所承擔的實際成本與風險。

對不少中小企而言，聘用 SEN 青年涉及額外的時間投放、管理調適、工作流程重組及人手彈性安排，單靠榮譽或標誌，難以改變其招聘決策。因此，缺乏實質經濟誘因，成為限制 SEN 青年進入公開就業市場的關鍵障礙。

4.2.7.1 抗拒在面試、實習或就業中申報SEN情況

現時針港府為專門的政策鼓勵聘用SEN青年，**只是籠統的將部分嚴重SEN納入殘疾人士當中**，雖有用鼓勵企業聘用殘疾人士，並向雙方提供培訓及現金津貼等支援措施，獲不少企業響應，然而政府卻沒有就聘用殘疾人或SEN青年為公務員設立指標，近2年殘疾人士佔整體公僕的比例亦只有1.4%³¹。

是次調查中的家長普遍擔心申報SEN會影響子女入職公務員或就業，反映多數受訪家庭在子女求職或實習階段，均清楚意識到「是否向僱主披露 SEN 身份」是一個高度風險的決定。披露有助僱主理解青年的需要，並作出合理調適；然而，在實際經驗與想像中，披露往往被視為「自動被淘汰」的起點。不少家長直言，一旦在申請表或面試中提及 SEN，對方便會即時轉趨保留，甚至不再聯絡。相反，若選擇不披露，青年雖可能勉強獲得面試或短期實習機會，但其後在工作表現、請假覆診或適應職場節奏時，卻更容易被視為「做唔到」、「態度有問題」，最終仍難以持續。

個案E (照顧者):「你話講唔講好? 講咗佢一聽就覺得麻煩, 未開始已經唔請; 唔講, 到真係返工有狀況, 又話你隱瞞、話你唔適合。其實兩邊都係死路。」

4.2.7.2 對僱主聘用殘疾或SEN青年的政策主要以鼓勵表彰為主

現行針對僱主聘用殘疾人士或 SEN 青年的政策取向，主要以鼓勵及表彰為主，包括嘉許計劃、良好僱主形象宣傳及倡議活動等，期望透過正面示範推動企業接納多元勞動力。然而，本研究的訪談顯示，這類政策工具在實際招聘情境中的影響相當有限，未能有效改變僱主對 SEN 青年的既定想像，亦難以介入企業的實際篩選與聘用決策。

多名受訪家庭指出，即使未必親身遭遇明確的歧視事件，仍普遍預設僱主對 SEN 存有負面印象，包括效率低、學習慢、情緒不穩、容易請假及需要額外照顧等。這種對「一定會被歧視」的強烈預期，使家庭在求職初期已主動調低期望，並影響是否申報 SEN 身份及選擇投遞的職位類型。

³¹ 政府聘殘疾人士比例低 關注組織倡設5%就業配額. (2025, December 28). 一同夢.

<https://todreamcharity.org/the-government-employs-a-low-percentage-of-people-with-disabilities/>

個案H (照顧者):「出面啲老闆邊有時間同你慢慢教?一聽到 SEN, 就覺得你係問題員工, 唔請你都好正常。你點同佢解釋SEN唔等於冇能力, 做唔到嘢呢?講既機會都冇啦。」

部分家庭亦明確指出, 現行以鼓勵及表彰為主的政策, 並未實際增加企業聘用 SEN 青年的誘因。在他們的經驗與想像中, SEN 青年往往已在履歷篩選或初步面試階段被排除, 根本無機會展示自身能力。這種未被制度正面回應的偏見想像, 使不少青年在尚未正式踏入職場前, 已預設失敗結果, 進一步削弱其主動嘗試及持續求職的動機, 反映現行政策在影響僱主實際用人決策方面仍存在明顯限制。

4.2.7.3「愛心僱主」缺乏試工、職場體驗和實習體驗等系統性支援

值得注意的是, 受訪家庭在批評僱主不友善的同時, 亦往往流露出對僱主立場的理解, 甚至主動為其決定合理化。不少家長坦言, 他們明白 SEN 青年在學習速度、執行能力、情緒穩定性或人際應對方面, 普遍較一般青年存在限制; 在高度競爭、講求效率的勞動市場中, 僱主傾向選擇「好用、即時上手」的員工, 在現實上「無可厚非」。

個案F (照顧者):「老實講, 如果我係老闆, 我都未必會揀佢。佢學嘢慢, 又容易甩漏, 人哋做一份工, 佢可能要人教兩三次。又或者一陣你三日唔埋兩日又請病假, 你啲嘢邊個做? 搞咁多嘢不如唔好煩。」

這類說法反映, 家庭並非單向地將責任歸咎於僱主, 而是缺乏具實質功能的「愛心僱主」網絡, 由政府或學校牽頭, 聯絡僱主, 將試工、職場體驗和實習體驗等零散、一次性的聘用安排, 轉化為有系統的校企合作與人才培育平台。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根據SEN學生興趣和市場需求, 開辦十個「資歷架構課程」(QF), 涵蓋英語、資訊科技、飲食業、攝影藝術、康體服務和長者護理等不同專業領域, 讓中三學生根據興趣和學科成績選定一項專業修讀三年。課程除了設有不同情境教室, 還會安排學生考取社會認可的牌照或資歷證書。中四及中五學生以短期試工或職場體驗為主, 重點在於建立工作習慣及職場認知, 而中六畢業生則透過為期七週的「職場新力軍」實習計劃, 完成由學校過渡至就業的關鍵階段³²。

此種分階段、具銜接性的安排, 有助減少 SEN 青年在畢業後「直接失配」或「快速流失」的風險, 同時亦讓僱主在正式聘用前, 有足夠時間了解學生能力與配適度, 降低聘用不確定性。

³² SEN學生就業。上 | 年均4%畢業生就業——別讓他們躲在被遺忘的角落。(2023, December 1).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E6%B7%B1%E5%BA%A6%E5%A0%B1%E9%81%93/960461/sen%E5%AD%B8%E7%94%9F%E5%B0%B1%E6%A5%AD-%E4%B8%8A-%E5%B9%B4%E5%9D%874-%E7%95%A2%E6%A5%AD%E7%94%9F%E5%B0%B1%E6%A5%AD-%E5%88%A5%E8%AE%93%E4%BB%96%E5%80%91%E8%BA%B2%E5%9C%A8%E8%A2%AB%E9%81%BA%E5%BF%98%E7%9A%84%E8%A7%92%E8%90%BD#google_vignette

五、政策建議：

是次調查以「人本支援」為核心，提出一套由學齡支援延伸至青年階段的整全 SEN 政策框架，特別強調 SEN 青年的升學銜接、生涯規劃及就業實習支援。透過提供清晰而具針對性的升學與職涯資訊、引入多元學習及資歷架構課程、擴展職場探索與實習機會，以及加強畢業後的跟進與就業配對服務，協助 SEN 青年按其能力與優勢作出合適的升學及職涯選擇，順利過渡至就業及自立生活。同時，配合家校合作、照顧者支援及實質僱主誘因，建立一條連貫、可持續的支援鏈，推動更共融的教育與就業環境。

5.1 訂立全面青年政策 青年發展藍圖包括支援「尼特族」(NEET)

本港雖然在2022年公佈政府的青年發展藍圖，惟對於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少年在學習及就業的支援卻著墨不多，在青年發展策略中亦沒有訂立任何關鍵績效指標，檢視工作成效。青年發展藍圖中只有提及個別改善特殊教育的服務，包括：加強對住院的傷病學童及有自閉症的高中學生的支援，協助他們發揮潛能和強化生涯規劃，以及透過「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加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支援。

目前，約半數經合組織成員國(OECD)，已就青年政策的具體目標，設立關鍵績效指標(KPI)的數據收集系統。以愛沙尼亞為例，其青年發展策略包含13項指標(例如青年對國家的信任、青年企業家的比例，以及非在職、不在學、又並非正在受訓的青年比例(又稱「尼特族」或「NEET」人士)，以及須於2035年前達到的目標水平。³³

- 特區政府應訂立全面青年政策支援弱勢青年，將支援SEN青少年作為青年發展藍圖的一部份，定期統計相關SEN青年人口，並訂立支援NEET族的青年策略，檢視服務介入成效。

5.2 提供充足升學及生涯規劃資訊，協助 SEN 學生順利升學與就業

- 政府應加強為 SEN 學生提供升學及生涯規劃支援。建議設立「融合教育專題升學展」，讓 SEN 小六學生及家長了解區內中學對 SEN 學生的實際包容程度及支援經驗。
- 由於主流學校內 SEN 中學生的能力差異甚大，相關生涯規劃資訊亦須更具

³³ 選定地方的青年發展策略。(2022). 資料摘要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2in07-youth-development-strategy-in-selected-places-20221024-c.pdf>

針對性。學業表現較佳的 SEN 學生，應獲得升讀大專院校及繼續學業的指導；而學業表現相對較弱的學生，則應獲提供報讀職業訓練局（如技能訓練課程等）的清晰升學路徑。

- 同時，應為包括 SEN 學生在內的中學生提供更多職場探索活動，並擴展「商校合作計劃」在主流學校的覆蓋率。
- 政府亦可借鑑特殊學校推行的「資歷架構課程」(QF)，於主流學校引入涵蓋英語、資訊科技、飲食業、攝影藝術、康體服務及長者護理等不同專業範疇的課程，讓中三 SEN 學生可按個人興趣及學業表現選定一項專業修讀三年。課程除設有情境教室外，亦應安排學生考取社會認可的專業牌照或資歷證書。
- 另外，由於不少年輕殘疾人士未必能由從中學成功過渡至工作，當局應增加「資歷架構」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涵蓋的行業和工作範疇，讓年輕殘疾人士（和其他處境相近的群體）過渡的替代路線，或取得如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資歷。

5.3 提升 SEN 青年的軟實力與適應支援

- 政府須特別關注入讀主流學校，但學業表現較佳的 SEN 學生（如Band1中學SEN生或就讀主流中學大專院校，但成績不錯）的適應情況，避免因學習環境轉變而引發情緒、行為或社交問題。
- 建議設立專項支援計劃，持續跟進 SEN 青年在升學後所面對的校園欺凌、社交困難及輟學風險，特別針對出席率偏低的 SEN 青年，提供及早介入與支援。

5.4 按優勢理論，強化 SEN 青年在實習與就業前的支援

- 政府應根據 SEN 青年的能力、潛能及優勢，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實習及就業支援計劃。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現時為適合公開就業的殘疾人士（包括 SEN 青年）提供就業輔導、工作配對及轉介服務，並推行「就業展才能計劃」，可進一步主動提供到校服務。
- 同時，政府應系統性統計 SEN 畢業生的升學及就業情況，並為未能即時升學或就業的 SEN 離校生，提供至少一年的追蹤及跟進支援，避免他們成為隱蔽青年。

5.5 增加僱主聘用 SEN 青年的誘因

- 除現行的《有能者，聘之約章》、「共融機構嘉許計劃」及「愛心僱主」獎章等表揚措施外，政府亦應提供實質的稅務減免或財政資助，以提升僱主聘用 SEN 青年的誘因。
- 同時，應建立具實質功能的「愛心僱主」網絡，為 SEN 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實習及就業機會。建議讓中四及中五 SEN 學生參與短期試工計劃，並為即將投身職場的中六畢業生提供為期七週的「職場新力軍」實習計劃；學校亦應協助有特定職業意向的學生配對合適的實習崗位。
- 最後，建議規定香港公務員體系聘用殘疾人士（包括 SEN 青年）的比例不少於 1.5%，由政府率先作出示範，並鼓勵上市公司或大型企業訂立相應的聘用比例目標。

支援SEN青年升學及就業



5.6 借鑑學前 SEN 支援政策，提升學齡 SEN 支援的「人本」與專業化程度

- 政府應參考學前階段的 SEN 支援模式，進一步提升學齡 SEN 政策的針對性與專業性，落實以「人本支援」為核心的服務方向。
- 首先，建議將現行只涵蓋小一第一學期的「到校康復服務」，延續至低小階段（例如小三），以配合 SEN 兒童在學習適應及能力發展上的實際需要。
- 其次，現行「學習支援津貼」應按支援需要清楚劃分為第一至第三級支援層級，並明確列出各層級每年對應的專業訓練與支援服務時數，確保 SEN 學生在不同主流學校均可獲得相對標準化的支援。同時，相關支援層級與服務內容須清楚通報家長，提升透明度。
- 此外，應加強與教師及家長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家長及教師提供具體、可操作的介入建議，並訂立相應的支援服務時數指標，促進家校協作。
- 政府亦可仿效「加強言語治療津貼」的做法，按學校收錄 SEN 學童的類別及人數，提供多項針對性專項津貼，包括「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治療津貼」、「讀寫障礙治療津貼」及「發展遲緩治療津貼」等，確保校內不同年齡及不同類別的 SEN 學童，均能獲得適切支援。
- 對於「校本支援」未能全面覆蓋的基層 SEN 兒童，教育局應提供每月 1,200 元的現金資助或學習券，供家長用於訓練、興趣學習及學業補習，以「人本」支援模式協助 SEN 兒童的學業發展與潛能培育。政府可先以先導計劃方式推行，並按成效檢討是否恒常化。

5.7 加強對 SEN 照顧者的支援

- 政府應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讓懷疑有 SEN 的青年（如錯過幼稚園或小

- 一、二評估的個案)，可於私營機構獲得免費或廉價的專業評估服務。
- 同時，教育局應優化現行「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SEMIS)，整合成統一的個案管理系統，以更有效辨識及跟進 SEN 兒童及青少年在校內及社區所接受的支援服務情況，進一步加強家校合作。
 - 在綜援、學生資助及在職家庭津貼框架下，建議增設 SEN 兒童及青少年特別津貼，並按 SEN 嚴重程度提供補習、興趣學習或專業訓練津貼。
 - 此外，政府應檢討非牟利機構「自負盈虧」的資助模式，增加對機構的津助額，讓其可提供一定數量的廉價或免費服務，並設立半免或全免名額。
 - 同時，綜援的生活津貼應延伸覆蓋正在就讀大專或大學的 18 歲或以上的**基層**青年，確保其能專注完成學業。

六、個案簡介：

個案一：兒子剛確診情緒問題的A

A是一位單親媽媽，持雙程證來港，大部分時間留在香港照顧兒子。兒子在香港出生，從兩歲起就在香港讀幼稚園，一直到現在升讀大學。在兩個月前，兒子被確診患上躁鬱症，在教育局的定義中，**情緒問題**亦屬於SEN的一種。A是一個典型的雙非家庭，因簽證問題，她每三個月就要回鄉一次。

現時因無法工作，家庭經濟拮据，兩母子住在一間狹窄的劏房，相依為命。在成長過程中，兒子性格活潑開朗，雖然家庭無法提供額外資源讓他補習，但他的成績一直不錯，亦順利入讀Band 1中學。A憶述兒子踏入青少年時期後已經十分獨立，可以照顧自己，亦會努力讀書，為自己的前途打算，完全不需要母親監督或催促。

在兒子高中時，他已經有很強烈的想法想成為一位教師。就此，他十分積極尋找不同的教學機會，亦開始計劃自己的升學路線。但在預備文憑試的過程當中，兒子突然出現狀況，因為巨大的學習壓力而情緒崩潰。有見及此，A馬上向駐校社工尋求幫助，在社工的輔導下，兒子的狀況漸趨穩定。從前母親都期望兒子可以考取好成績，出人頭地，但在她見過學業壓力如何影響兒子後，她的唯一盼望就是兒子能健健康康，不敢再期望他能考入大學：「期望就一定有，望子成龍就每個家長都想嚟啦。但一見到佢好大壓力，我就退縮啦。寧願佢順其自然，讀成點就點，就算唔讀書，都有其他出路可以行。」

雖然公開試失手，差一分才能入讀心儀的教育學位，但兒子仍成功入讀八大的資助學士學位，成為一位大學生，向自己的理想邁進。然而，禍不單行，積累的壓力並不會無緣無故消失。在剛升上大學二年級時，兒子的情緒突然出現異常狀況，會突然大哭，或異常興奮地與身邊的人分享自己在學習及創業上的一些想法。A在與親戚商量後，決定帶兒子到急症室求診。在醫生的評估後，兒子被送往精神科病房留院半個月。對這個家庭更大的打擊是，兒子之後被確診患上躁鬱症，需要定時及頻繁地到醫院複診，而兒子亦因為藥物治療的副作用，被迫休學一年並暫停所有的教學兼職。從確診的一刻開始，這個家庭的前途就彷彿被按下暫停鍵。

在兒子成年後，A的照顧責任本來減輕，兒子亦會努力做兼職，照顧自己的經濟需要同時幫補家計。但在事發之後，A需要再次長時間照顧兒子，亦再度擔憂起家庭的經濟狀況，例如最迫切的租金開支。事件對家庭的影響不止於此，兒子發病後性情大變。A說起上次帶兒子到醫院覆診：「佢性格真係暴躁左。以前我點鬧佢都得，而家我都唔敢啦，一句都唔敢鬧...咁正常醫院登記完都一定要等既，我話醫院唔可能只係得你一個人。於是佢就坐喺到等，等得耐就開始攞攞，就不停咁鬧我、鬧我害到佢變成咁樣，要成日嚟醫院睇醫生，又要食藥，搞到佢要休息冇得返學。鬧到我都頂唔順，我都喊啦...跟住我都即刻行開左，唔想留喺佢身邊...」母子間的爭吵不斷，A亦對兒子的轉變無所適從，經常以淚洗面。

兒子盼望著成為一位教師，甚至鑽研創業的想法，或多是因為他想透過一份穩定的工作及可觀的收入，去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報答曾經在經濟上支

援過他的親戚，及養活母親，讓她不再受苦。他承受的不只是學習帶來的壓力，更是未來這份家庭照顧責任帶來的沉重壓力。入讀大學，就等於前途一片光明了嗎？然而在無形中，不同的弱勢交織下，單親、貧窮、支援不足埋下的危機在這個時間才爆發出來。

在兒子病發前，A對SEN的相關概念一無所知，亦不知道要如何或在哪裏尋找支援。A雖然擔憂，但亦選擇相信兒子及家庭的狀況會變好，「而家呢一刻冇太大擔憂嘅，但將來嘅事好難估到，將來佢真係出咗嚟做嘢，又有工作上嘅壓力，情緒上嘅波動都係好難估計到。都擔心呢樣嘢。」然而，兒子的康復狀況、復學後的適應及持續的家庭經濟困難，正為這個家庭的未來發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個案二：無從抉擇升學路徑的B

B在兒子三歲時已經發現他有發展遲緩的問題。為了讓兒子接受更好的訓練及教育，她帶著兒子從內地來港，開始了新的生活。B憶述初時在香港的生活一點也不容易，從始至終一直困擾著她的都是經濟困難問題。由於持雙程證，B無法在港工作，唯有希望為兒子申請綜援，以支撐日常生活及租金開支。然而，在申請過程中她處處碰壁，個案始終未能獲得酌情處理，「有社工幫佢擔保啲啲，通常都係問題好大，要醫務社工先幫到佢啲。如果你搵到醫務社工肯幫你就得啦，不過佢話好難。以前佢叫我哋自己搵個有香港身份證嘅人幫手提供戶口。但我哋搵極都搵唔到，搵到一個肯幫嘅，後尾去到嗰度，個社工同佢講講吓，嚇下佢，佢就縮沙唔敢啦。」B坦言過

往這些經歷讓她身心俱疲，承受非一般的壓力。在多次申請後仍以失敗告終，現在已經放棄再次申請的想法，不再抱有任何希望。由於經濟拮据，B與兒子居住在一間狹窄的劏房，兒子亦被迫放棄報讀一些很感興趣的課外活動。

尋找學校對B來說同樣困難重重。好不容易成功報讀了一間幼稚園，卻因為學校對SEN的支援及訓練不足而需要轉校。B的兒子一直在主流學校就讀，但B坦言，從小學開始，針對SEN的支援少之又少，兒子在小學時成績已經很差。對此，校方只是一直游說B讓兒子轉往特殊學校就讀，以獲得更好的支援。然而，B卻不願意，她表示：「感覺上啲老師好似湊BB咁，我都唔太鍾意，所以我都同個社工講，我哋點都唔會去特殊學校㗎啦，會想佢喺呢度讀，同唔同嘅同學仔相處，等佢之後出嚟做嘢都會有幫助。如果去咗特殊學校，會保護到佢好似乜都唔識咁，乜嘢風浪都冇，我哋都唔太鍾意。」在街坊的推薦下，兒子入讀一間跨區的寄宿中學。這間中學雖然是Band 3，但教師對學生的支援十分好，亦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學習體驗機會。兒子有機會在學校擔任不少職務，亦曾到外國交流參加比賽。

兒子與同學間的社交關係良好，亦積極參與不同的學習和生涯規劃活動，對自己的將來發展有不少想法。然而，B對兒子的前途仍感到十分擔憂及焦慮。原因在於兒子的成績一直強差人意，老師向B表示，以兒子現時的學習能力，他難以應付中六的課程及公開試，B再次被學校建議轉學。為了不讓兒子脫離主流教育，B拒絕考慮轉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但亦開始考慮提供職業培訓課程的學校，希望兒子能學一門手藝，日後有份穩定的工作。

然而兒子和母親對此事出現意見分歧。B表示：「依家啲老師都叫我問吓阿仔對乜嘢有興趣，睇吓佢會唔會轉去讀啲啲相關課程，但阿仔又話佢唔想去讀，想讀埋中六先，所以依家就攞住喺中間，都唔知點搞。」B擔心升學會浪費時間，令兒子更落後於其他人。令B更擔憂的是，中三至中五的離校生報讀職業訓練局的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學費全免，然而中六畢業生報讀則要自資，或只獲部分學費減免。對B來說，兒子的升學問題迫在眉睫。令她更徬徨的是，作為新移民，她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及職場環境一無所知，在面對不同專業人士的意見、五花八門的選擇及複雜又零散的資訊時，她無從抉擇。原來「學門手藝」、「有份穩定的工作」對B及她的兒子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升學、轉學、選校及選科的決定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然而B的家庭在缺乏經驗及足夠資訊下，遲遲未能做出決定，在這個升學及就業的「遊戲」下茫然若失。

B的兒子在言談間提到他有不少興趣及理想，想加入紀律部隊，又想開一間餐廳。然而，他亦自知自己的學習及理解能力比不上別人，加上英文特別差，他甚至不敢「想像」自己可以做某些較為專業的工作：「唔想煩，覺得好難...最怕係同客人嘅溝通，同遇到外籍客人，就難以溝通。如果佢係講英文，就會難頂啲。」雖然有理想，但他仍然接受現實的限制，願意聽從母親意見，去學一門手藝，藍領也好，服務業也好，最重要的是有份穩定的工作。

個案三：照顧兩名ADHD兒子心力交瘁的C

C是一位單親媽媽，獨力照顧兩個相差一歲的兒子。C一直感到兩個兒子比其他小朋友「難湊」，她費盡心力督促他們的學業及照顧他們的生活，卻因為他們頻繁出現的情緒及行為問題而感到心力交瘁。C只希望她的兒子能「聽聽話話」，認真讀書，然而疫情加上電子產品的流行，令兄弟及母子之間經常因為上網問題發生衝突，家庭中的言語及肢體衝突不斷，「三更半夜因為冇Wi-Fi鬧我，又執好晒啲嘢，叫我俾錢佢出街，我唔俾佢，佢好似想打人咁，諗起呢啲日子都好辛苦。」

在兒子高小的一個暑假中，發生了一件改變整個家庭的事件。兒子參加補習班時，該社福機構的一位社工因發現兒子手上有傷痕而舉報C虐兒。兩個兒子因此被送院觀察一個月，C亦要不停接受調查。C描述，兩個兒子在事件發生後對她的態度大變，性格亦開始變得反叛。她說兒子曾警告她

:「唔好打我，如果唔係我就報警拉你去坐監。」這個誤報事件不但令母子關係急轉直下，更令她壓力大到瀕臨崩潰，直言那段日子令她生不如死。

小兒子在小學四年級、大兒子甚至在中學一年級才被發現有ADHD。雖然這個診斷解釋了他們以往難以控制的情緒和行為，但遺憾的是，他們始終錯過了介入黃金期。兩個兒子相繼升中後，他們的SEN支援轉由中學負責。C反映兩個兒子就讀同一間中學，但校方似乎沒有提供任何特別支援。持續惡化的親子關係，加上學習環境的轉變，令兩兄弟分別浮現不同問題。

面對持續繃緊的親子關係，C決定接納社會福利署的建議，將大兒子送往住宿舍，以減輕照顧責任。然而，大兒子入讀宿舍後沉迷打機，學習動機愈見低下，成績一直處於中下游位置。C坦言兒子越大越難管教，而兒子對她的回應和態度亦越來越消極，「佢唔在意，我同佢講你依家都中四，要考DSE，佢同我講仲有時間，我話你咁樣會考唔到，佢話考唔到咪考唔到，就出嚟做嘢。」小兒子的狀況則有所不同，C最擔心的是他的情緒和社交問題。小兒子暫時仍很用心讀書，但他的成績極受與學校老師關係的影響。他曾經與一位英文老師爭吵，因此放棄學習英文。在社交方面，小兒子的人際關係亦不理想。他曾因盡科長責任，看管需要留堂完成功課的同學，但那些同學完全不配合，直接離開，他因此與同學發生衝突，進而被其他同學標籤和排斥。

C明白有時是因為老師說不尊重兒子的話，兒子才發脾氣，亦知道兒子是為了盡責任討好老師才與同學爭吵，但她仍然表示：「我唔會講，我覺得講出嚟自己都有晒面。你知唔知人哋會點睇你？人哋老師罰你個仔，你仲係話個老師唔得，所以我唔會咁做。唔知阿仔心目中會唔會覺得我係壞媽媽，其實你冇咁多事都唔會搞到我咁慘，做個正常嘅學生。」C知道兒子有時行為衝動並非出於本意，但她始終期望兒子能夠正常一些，在學校乖巧聽話，目的是不想他被人歧視或受委屈。面對兩個兒子的將來，C表示不敢多想，現在只希望大兒子能放下手機認真讀書，小兒子能乖巧地不要再在學校惹事，但這些期望已令她心力交瘁。由於過往社福機構為她帶來許多失望和負面經歷，令她覺得根本沒有人能夠幫助她的家庭，因此她不敢將自己的狀況說出來尋求支援。

個案四：面對兒子缺課而不知所措的D

D談及被診斷有ADHD的兒子現在的狀況時一臉擔憂，而最令人擔憂的是，她對於兒子的狀況流露出巨大的無力感、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幫助兒子。兒子今年中五，很快就要考公開試和面對升學就業，然而，兒子展現出一種極低的學習動機，對自己將來的打算亦都表露出一種消極的態度：「好似我哋一般人問佢嘅方向，佢都會答你唔知。複診嘅時候個心理醫生問佢想唔想讀大學，佢話想，都想將來搵份工好啲。但問到佢將來想做乜，佢都話唔知。」兒子甚至直言，與其想一些最後無法實現的事情，不如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此消極的態度，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D憶述兒子小時候非常喜歡讀書：「佢小學嗰陣返學幾乎係小學最早一個喺嗰度排隊，嗰陣我送佢返學，佢最鍾意爭頭位，好積極，有個種動力，但依家7點先出門口，咁遲啲...」但近半年來，他幾乎每個星期都會缺課一日，勉強上學也是無精打采，整天趴在書桌上。對於這個情況，老師都只是電話聯絡D，請她多留意兒子的狀況。但不是D不留意，而是她根本無力解決

問題。隨著兒子年齡漸長，他與D的溝通越來越少，關係也越發疏離。很多時D主動關心兒子上學的狀況，兒子都會敷衍回應，一句「講你都唔明㗎啦」，就拒絕和D繼續溝通。不然就是兒子對媽媽的抱怨，例如指責她無法支付補習費。兩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甚至兒子直接表示，他已不再需要被D理解了。

兒子在小學時成績不錯，勉強考入Band 1中學，起初兒子都很喜歡這間學校，但入學初期的一些事件讓他感到被差別對待，「我聽到有一次佢話唔知考試定測驗，佢拎90幾分，另有個同學都考90幾分，但老師就係咁鼓勵另外嗰個同學，係咁讚佢，擰轉身就只係好敷衍咁叫佢加油，所以佢覺得唔公平，同一個分數，點解又咁嘅差別待遇？所以佢嗰陣青少年嘅心理其實好渴望呢啲。」再加上適應的問題，令到兒子覺得上學很不開心。開學幾個星期兒子就曾經提出要轉校，但D始終覺得Band 1中學學習環境較好，就說服他繼續留校，「試多半個學期」。由中學二年級開始，兒子就開始浮現一些情緒控制和行為問題，試過和同學有肢體衝突，亦都試過和老師有言語衝突。然而，和很多SEN的家長一樣，怕兒子被老師針對，D從來沒有選擇和學校反映情況，只是叫兒子接受和忍耐。

縱使兒子出現明顯的學習動機低下，又經常缺課，但由於他的成績仍然保留在中游位置，學校老師仍僅建議D多鼓勵兒子，並讓他自行尋找英文補習。似乎在Band 1學校，這些敷衍的應對方式十分平常，只要學生能維持成績，其他情緒、社交、行為上的問題彷彿通通都不是問題。回到學校，老師依然將他視為普通學生，逼他追求成績。對此，D她無奈地表示：「家長有時都做唔到啲咩，但學校嘅跟進會唔同啲㗎嘛。」

兒子學習動機的低下或許源於對主流學習方法的適應不良、過往校園生活中的委屈，以及家庭經濟壓力帶來的羞恥感。這些複雜壓力交織，持續削弱他的上學意願和對未來的規劃。而D出於經濟困難，始終無法拿出金錢讓兒子「補英文」。逐漸疏離的親子關係，更令D無法再有效和兒子溝通。D現在只盼望有人能幫助她解決經濟問題，並為兒子提供具體而有效的學習支援。

個案五：因延遲介入而十分自責的E

E憶述從小開始就覺得小女兒比其他人遲鈍，幼稚園到小學時期她都會在家中幫女兒看功課：「小學嗰陣佢數學差啲，我要用啲膠粒幫佢理解同學習。你知唔知佢考試幾多分？一年級嗰陣得十幾分呀。」雖然小女兒在早期的時候已經診斷到有發展遲緩和自閉症，但因為她的新移民背景，她一直都不知道SEN，或者這些診斷背後的意義是什麼，會怎樣影響女兒的學習和發展。直到近年，她接觸了本會之後，才開始知道一些有關SEN的概念，明白訓練和支援的重要性。然而，女兒已經高中，已經錯過了介入的黃金時期，E直言，她非常自責：「如果我小學嘅時候已經識多啲，我個女就可以多啲活動，自己花多啲時間當佢訓練，咁佢而家就未至於好似而家咁，我太遲發覺...知道咗之後覺得自己好對唔住個女，亦都隱蔽自己，唔敢同隔離左右同親戚朋友講，話自己個女有SEN。」

從小到大女兒性格乖巧聽話，成績都不差，小學就讀區內的名校，亦都順利入讀Band 1中學，靠的是女兒自己的努力，亦都是E的家庭節衣縮食節省下來的錢帶她去不停補習的結果。女兒小學的時候幾乎是全科補習，每個星期都要上幾次的課，一個月就要用幾千元，作為基層家庭來說，難免是一個巨額的支出，但為了彌補女兒的先天缺失，E無可奈何，寧願咬緊牙關都要給錢女兒繼續去補習。

無奈女兒剛剛升中就遇上疫情，全部轉為網課，女兒非常不適應這個學習模式，成績急轉直下，沒有了學校這個學習環境，女兒都開始被其他東西分散注意力，沒有再專心讀書。到女兒返回學校讀書的時候已經是中學五年級，這個時候，E才終於發現女兒的成績已經差到有可能會影響她升大學的機會。她曾經向學校提出想留級一年，讓女兒讀多一年，但校方都表示女兒的成績不差，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所以拒絕了她這個申請。後來E再向校方交代女兒的SEN狀況，學校都只是安排了幾個月一次的言語治療，效用不大。就是這樣，女兒就如常繼續升讀中六和考公開試。

不知道是否預期以外，女兒公開試失手，入不到八大，最終只能入讀非八大的自資學位課程。對於這個結果，女兒自己非常失望，有一個月的時間她心情都十分低落，難以接受，而對於投入了很多教育資本給女兒的E來說，她就已經無奈接受這個事實，覺得對於能力有限的女兒來說，這個已經是可能最好的結果：「咁都有啲失望㗎，一嚟又補習咗咁多，二來佢又好努力，補習補到好夜先返嚟，由朝去到晚，佢都好辛苦...但入唔到大學都有辦法。」

然而，E擔心的不止於此，學業的擔心告一段落，擔心的重心就似乎轉移到女兒的社交能力身上。女兒雖然性格很聽話，沒有試過在學校惹是生非，但另一面就是她非常內向孤僻，在學校幾乎認識不到朋友。她亦都試過被一個同學操縱，那個同學叫她做什麼就做什麼，她都不懂得反抗。可能因為有太多負面經歷，女兒慢慢都變得更加內向，E直言：「唔係唔主動，係佢驚，驚俾人欺負，驚唔知人哋同唔同自己玩，自己都係被動，人哋搵佢佢就會去，但係佢自己就唔會主動去搵人。」在E眼中，性格單純內向影響的不單只是她認識不認識到朋友，更擔心的是她日後出到來社會會被騙，怕有人會利用她的善良去欺負她，又怕她內向被動的性格會令她錯失了很多工作機會。

直到現時為止，E都還未放棄令女兒變得更加好，即使女兒已經大學一年級，她都還會每個星期安排女兒出去接受私人的言語治療訓練，一節都要一千多元，還會積極安排女兒去參加一些社區義工活動，無非都是想她認識多些朋友，和多些人交流，想她社交能力好一些。E知道在這個社會來說學歷很重要，但社交能力同樣重要，除了影響找工作、職場的適應，亦影響一些關乎人生的事：「擔心佢讀完出嚟搵唔搵到嘢做，又擔心佢搵唔搵到男朋友，男朋友知道佢有咁嘅狀況，就飛咗佢，搞到佢冇信心。佢自己依家都話佢會嫁唔出。」

個案六：對兒子將來抱有50/50期望的F

F是一位單親媽媽，與15歲被診斷為ADHD及自閉症譜系(ASD)的兒子相依為命。F在兒子幾個月大時已經察覺他的發展異常，但由於制度規定要等到歲半才能首次見醫生，她只能焦急地等待。即使終於獲得評估機會，醫生的觀察和評估過程又拖延了很長時間。直到兒子K2尾段，才真正開始接受服務和訓練。雖然這一年的訓練讓兒子有顯著進步，但一升上小一，所有支援就突然中斷，「乜嘢都斷晒層」。為了繼續改善兒子狀況，她唯有自己承擔起責任：「有一段時間我都有過過嚟，嗰啲講座活動我直頭消失咗。嗰陣同佢處理功課，見醫生，同佢處理吓個溝通能力，呢啲都唯咗我好多時間。」

作為新移民，F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和社會服務一無所知。她憶述初來香港時的困難：「其實你唔係香港生活，嗰啲咩公屋，庇護站，根本完全唔知，大陸有呢啲嘢嚟嘛，大陸都有社工。」這種資訊不對等令她在為兒子尋找支援時處處碰壁，但她仍然相信讓兒子留港接受教育是一個更好的選擇：「都有得話後悔，咁教育一定係香港好啲嘅，我最主要係諗阿仔以後嘅出路。香港嘅文化，同佢以後可以衝出去世界嘅機會會多啲，容易啲。」

兒子現時就讀Band 1中學，成績中等，但F最擔心的是他的社交能力。兒子幾乎「冇乜社交」，對此他卻說：「我要朋友嚟做咩呢，手機可以滿足自己，悶又可以睇YouTube。」F無法反對兒子這個說法，但又擔心影響他日後的工作和生活，更困擾的是，隨著兒子進入青春期，很多事都已經「冇得逼」。母子間的溝通變得困難。兒子變得固執，經常與F爭拗，拒絕聽取她的意見。F感嘆：「佢唔會覺得要尊重阿媽，就算阿媽講嘅嘢唔啱，都聽完自己喺個心度諗吓。」這種代溝令她無可奈何。

對於兒子的升學前景，F既有期望又感現實：「梗係期望啦，你唔讀大學咁讀咩？而家掃街嗰個都大學啦。」有大學學位，自然在就業市場上有更多的選擇。但她也明白以兒子目前的成績，升讀大學只有「50-50」的機會。有親戚曾建議她帶兒子回內地升學，但她明確拒絕：「我唔會俾佢返大陸，因為我考慮銜唔銜接嘅問題。你喺大陸讀大學，喺大灣區做嘢就話啫，你喺香港做嘢，人哋點請你呢？我喺大陸出嚟，我梗係想佢再出去遠啲，仲同佢返番大陸？咁當初咪睇晒我啲時間。」對於「50-50」機會，一方面是她知道在港競爭只會愈來愈大，第二方面是她自知自己對有關生涯規劃的事一無所知。她直言：「其實應該要有一條好清楚嘅思路，學生一上到中學，學校就應該同學生同家長講，讀好啲咩科，嘅職業導向就係邊方面。你問我，大陸嘅體制比較簡單，自己考慮讀咩科，再拎個成績去搵學校。但香港唔

同，中三已經會睇成績派科，如果當時我知道個遊戲規則，例如話護士最近喺香港好缺人，就會睇吓佢讀唔讀生物化學啲啲，再諗吓點樣強化佢呢啲科目。」如果能及早了解香港選科及升學制度，她就可以更早為兒子的生涯規劃提供意見。

F在言談間展現出一份堅韌，她不安於現狀，在去年她修畢基礎文憑課程，考獲保健員資格，她計劃重返職場：「我知道小朋友出世，其實我都係幫佢去建立自己嘅軌道。雖然佢而家軌道未完成，但佢軌道完成咗之後，我自己都要返返本來嘅生活。」面對家庭及兒子的未來，她雖有一半擔心，但都有一半信心，信任兒子會為自己負責：「佢再大啲就自己揀。因為有時佢嘅認知同我嘅認知都唔同，我比建議佢，佢以後要自己過。有啲嘢我真係幫唔到佢揸主意。」

個案七：照顧待業留家三年的兒子的G

G在2000年初嫁到香港，兩年之後就生了兒子。不幸的是，在兒子出世之後兩個月，她先生就因病過世，留下她自己照顧兒子。G回憶當時的生活十分艱苦，自己一個照顧幼兒不容易，同時還要面對經濟困難。幸好當時得到本會社工的協助，她成功申請公屋和綜援，開始算有一個較為穩定的生活。

當時SEN的診斷和評估機制未如現在完善，幼稚園沒有做評估，G的兒子小一的時候才發現有ADHD：「因為佢讀幼稚園，間學校唔會同你做評估，係去到小學之後，佢喺個補習社，老師見到佢成日坐唔定，就有個心理醫生同佢做評估，之後就建議我帶佢去下葵涌，都做咗兩次。」

兒子在小學的時候成績相當差，再加上在學校又有情緒控制的問題，G直言她兒子已經被學校的老師放棄了。曾有一次兒子在補習班問老師功課未果後發脾氣想離開，老師試圖拉住他，雙方有肢體接觸，最終老師投訴兒子弄傷其手部。G感到十分氣憤，她認為一來沒有證據顯示是兒子的過失，二來老師處理過程中亦不當，她之後到學校找校長想和他理論，但校長始終拒絕安排她和該老師見面，G有想過報警，亦都有想過找教育局協助，但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

及後兒子入讀區內一間Band 2學校，學業表現依然欠佳，儘管當時教育局已推行三層支援模式，但G對資源使用心存疑慮：「我問過學校，我同佢講，我知我個仔係第幾層，你擺咗我個仔啲錢去咗邊，有冇用咗喺我仔身上？佢：「我問過學校，我同佢講，我知我個仔係第幾層，你擺咗我個仔啲錢去咗邊，有冇用咗喺我仔身上？佢咁話有，我就問佢用咗咩？」G當時最擔心的是兒子的學業成績，然而，學校只是提供一些人數眾多的補習班，師生比例如此高，又怎會照顧到兒子的特殊學習需要呢？在毫無起色的學習表現下，再加上似有還無的支援，兒子在重讀了一年中三之後，最終都選擇轉往職業訓練局(VTC)就讀，「阿仔有同我講過，老師叫佢去讀咩毅進，咩VTC，我就叫佢自己揀，佢話橫掂我讀書都唔得，就讀呢啲啦。」

然而，轉讀職業訓練局後的生活並未如G所願。在第二年的實習當中，兒子因為需要請假去精神科複診而被當時的僱主歧視。雖然僱主沒有解僱他，但在長期承受一些閒言閒語的工作環境下，兒子都意興闌珊，最後決定退出實習及輟學。及後兒子再在家附近的一間超市找了份兼職理貨員的工作，但不到三個月便因工作中腰部受傷辭職。G沒有想過，這個休養，一休就是三年，整整三年期間，兒子都是留在家中對著電腦打機，不願復學或工作，一家人只是靠著G微薄的綜援金過活。

在兒子成長的過程當中，G經歷了無數無奈，無奈接受兒子的延遲診斷已經令他錯過了介入的黃金期，無奈接受學校在處理兒子事件上的消極態度，無奈接受兒子始終適應不到主流教育要轉去讀VTC，無奈接受他受到職場歧視而要辭職和輟學。在兒子失業初期，G都有試過向不同的社福機求助，希望可以鼓勵兒子出去找工作，然而，在這個尋求協助的過程當中，她遇到很多負面經歷和拒絕。漸漸地，她對對未來不再抱有希望，開始任由兒子留家，覺得有些事是強迫不來。她表示：「搵唔到既，全部都到，係冇用嘅...所以無論咩人都好，我屋企嘅事都從來唔同佢講，其實我今日都唔係好想講。」雖然家庭經濟仍然緊張，但都尚算有三餐溫飽，她已不再尋求幫助，選擇接受現狀，默默過活。

個案八：兒子飽受職場歧視的H

H的一生中，可謂經歷了比平常人更多的波折，飽受艱辛。她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好辛苦㗎，針唔拮到肉真係唔知痛，所以啲過來人會話感同身受，冇經歷過嘅人，我講你聽都係好似聽故事咁。」自閉症譜系的確診對於H來說是一個漫長的煎熬。H在兒子一歲多時，已發現他有異常，健康院當時轉介了他們去下葵涌做評估，但她描述當時的經歷：「一歲兩個月我哋就開始懷疑佢唔妥，健康院嗰度就轉介咗我哋去下葵涌，嗰陣佢叫我歲半再嚟，歲半嗰陣就叫我兩歲再嚟，兩歲去睇佢，佢就轉介呀仔去返學，等人哋教佢講嘢，兩歲嗰陣我就幫佢報咗幼兒園，佢再叫我兩歲半過嚟，兩歲半嗰陣佢再叫我三歲嚟...」一路拖延到兒子三歲讀幼稚園，老師都開始和H說，兒子的確有些狀況，叫她快點找間支援更好的學校。到了兒子五歲半，他才正式到協康會接受訓練，但已經錯過了黃金期。然而，診斷和評估制度帶給她的挑戰不止於此，因為智力評估擲界，兒子被迫入讀主流小學。

在主流小學，兒子的學習與社交表現持續低迷。然而，要獲得SEN支援，就必先要有SEN的診斷，兒子的個案被評估為懷疑個案，「懷疑」兩個字令他無法得到任何支援。兒子情況每況愈下，媽媽的照顧壓力就不斷增加，為了令到兒子得到訓練機會，當時H不得不打四份工，才有錢支付昂貴的私人訓練費。H說起她和醫生的對話：「主流又讀唔到，特殊學校又讀唔到，咁你有事就有事，冇事就冇事，咁你懷疑到幾時呢？幾時確定呢？」最終兒子才得到確定的診斷，然而，主流小學的SEN支援相當有限，三個月才有一節言語治療，考慮到兒子的進度已經因為延遲診斷落後了不少，這些如此有限的支援又怎樣可以幫到兒子追回呢？H曾經想送兒子去讀特殊學校，但又是因為智力評估擲界這個問題，他始終都要回到主流中學就讀。

似乎是必然的結果，兒子未能適應主流中學的學習節奏，成績持續低迷，完成中三課程之後，轉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就讀咖啡及烘焙課程。這樣是兒子感興趣的領域，表現也不錯，畢業之前亦想過向這個範疇發展。然而，現實往往十分殘酷，兒子畢業後，H都有帶過他到處求職，但都沒有回音。展能就業科的主任和H說：「佢喺展亮擺個畢業證書出嚟係冇用嘅，擺出嚟係唔見得人，你擺出嚟人哋就知道你係特殊。」H感嘆，既然這樣，當初又何必讀這些課程？

雖然展亮提供就業配對服務，但兒子卻獲安排到一間跨區社企擔任廚房雜工。先不論工作條件非常一般，交通時間來回三個小時，月薪只得\$10,500，重要的是個配對完全不合適，工作內容與他的專業完全無關——洗碗和

打掃廁所，讓他無法發揮所長。H無奈地說，洗碗洗廁所這些工作是無技術要求，就算是社企，他們都隨時可以被人取代。她相信兒子或者其他SEN的青少年，不是沒有能力做到烘焙或者咖啡這些工作，「咖啡同烘焙，人哋做一年上手，你做十年都上到手掛，你有興趣咪做死呢樣嘢，但依家都冇，配對都唔啱。」

更加令H擔憂和的是，兒子在職場不斷遭遇言語歧視與侮辱。有管理職位的職員不時用言語侮辱包括兒子在內的一班SEN員工：「白卡仔，喺呢度請你咋，去第二度冇人請你嘍，呢份工好多人爭住做，你唔做大把人嚟。」每一句話，都打擊著兒子的自信心，彷彿他們離開這份工就無法立足於職場。這些欺凌當然令人氣憤，但H因為怕兒子失去工作、怕他更加被針對，她都不敢向公司反映。H有試過說服兒子再找令一份工或再讀書，但兒子的自信心備受打擊，覺得失去了這份工作就不會再有人願意聘請自己，自己亦永遠不會達到理想。

職場壓力讓兒子回家後將情緒投射到H身上，令她精神緊繃。H曾期望兒子成年後能自立，但現實卻讓她感到「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除了就業方面，兒子的自我照顧能力仍未達標，她疲憊地表示：「呢10年對住我個仔，我都身心疲倦。佢依家都18歲，仲差兩個月就19歲，都未睇到明天喺邊度。」H最終只能認命，抱著「過得一日是一日」的態度，默默承受這份沉重的母親責任。

七、非政府機構(NGO)SEN就業支援服務簡介：

現時香港已有不少非政府機構為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青年，提供不同形式的升學銜接及就業支援服務。這些服務多由社福機構聯同政府部門、慈善基金及僱主合作推行，涵蓋在學階

段的生涯探索、離校前的就業準備，以及離校後的求職配對與在職支援。部分計劃著重協助青年認識自身能力與興趣，提升工作及社交技巧；亦有計劃透過工作實習、斜槓或彈性就業，讓青年循序漸進累積職場經驗。同時，不少服務亦關顧家長需要，提供諮詢及互助支援，並透過僱主教育推動職場共融，為 SEN 青年建立較全面的升學及就業支援網絡。

7.1 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 — 協康會「共創可能」

「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協康會『共創可能』」是一個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就業支援計劃，第二階段已於 2024 年 9 月展開，為期三年。計劃由協康會聯同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及多間社福機構一同推行，目的是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青年，逐步建立就業能力，並同時讓僱主、家長及社區更了解共融就業。服務對象為 16 歲或以上、已畢業於主流中學的 SEN 青年，包括自閉症譜系障礙、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讀寫障礙的青年；同時亦設有支援家長及僱主的相關服務。³⁴

在服務內容方面，計劃會先了解青年本身的特質、能力及興趣，協助他們找出自己的強項，並一起設計一份「優勢簡歷」，讓僱主能更容易明白他們「做得到甚麼」，而不只是看到困難。計劃亦提供不同形式的就業支援，包括工作技巧及軟技能訓練、工作或實習配對、轉銜適應支援，以及在職期間的工作指導與跟進。對於未準備好全職工作的青年，計劃亦會安排工作實習、斜槓工作或其他彈性工作體驗，讓他們可以循序漸進累積經驗。

除了工作相關支援外，計劃亦重視青年個人成長與興趣發展，提供才藝發展及成長支援服務，協助青年建立自信，擴闊對未來出路的想像。對家長而言，計劃設有家長互助網絡及支援服務，讓家長可以與其他有相似經驗的家庭交流，並加深對共融就業及子女就業需要的理解，減輕在轉銜階段的壓力與不安。

同時，計劃亦會主動與僱主及社區人士聯繫，提供個別諮詢及教育，協助僱主更了解 SEN 青年的特質及需要，並探討合適的工作安排。整體而言，「共創可能」不只著眼於「幫青年搵工」，而是希望在青年、家長及僱主之間建立較穩定的支援網絡，讓 SEN 青年能在較被理解和支持的環境下，逐步嘗試並發展自己的就業路向。

7.2 香港青年協會 —「職做」共融職場計劃

「職做」共融職場計劃是一個專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青年而設的就業支援服務，對象為 15 至 29 歲、具特殊學習困難、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障礙或言語障礙的青年。計劃的核心理念是，只要能配對合適的工作種類、工作環境與青年本身的特質與潛能，SEN 青年同樣可以在職場上穩定發展，發揮所長。³⁵

在正式求職前，計劃會先為青年提供職前培訓，包括撰寫履歷表、面試技巧、職場態度，以及基本的職場溝通技巧，協助青年為進入職場作好準備。當青年具備一定準備後，社工或就業主任會根據其能力、性格及需要，提供職業諮詢，並協助進行工作配對。計劃會主動聯繫合適的

³⁴ 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 - 協康會「共創可能」. 協康會.

https://www.heephong.org/services-and-programmes/youth/jockey-club-collaborative-project-for-inclusive-employment-heep-hong-society-co-creation-programme?gad_source=1&gad_campaignid=22671163347&gclid=0AAAAADcA2jtX1sNnR1HDFa5HPsQIQI73W&gclid=CjwKCAiA7LzLBhAgEiwAjMWzCP978rEDH_i12Moku-6vlt0BlgEiljUWqL2GH8g_HTAC275uX6hgBoCn7AQAvD_BwE

³⁵ 「職做」共融職場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https://yen.hkfyg.org.hk/careerlink/>

公司，安排面試，並在面試前向僱主簡介青年的背景及特質，讓公司在了解情況下作出考慮，從而提高成功受聘的機會。

成功入職後，「職做」計劃會提供長達 12 個月的在職跟進支援。計劃人員會與僱主及直屬督導溝通，協助他們了解 SEN 青年的特質及需要，並在工作期間定期與公司聯絡及到訪，了解青年的適應情況。同時，青年亦會定期獲得在職諮詢及輔導，協助他們處理工作上的困難、情緒壓力及人際問題。對家長而言，這類持續跟進的安排，有助減輕對子女「入職後無人支援」的擔憂，讓青年在較穩定和被理解的環境中逐步適應職場生活。

7.3 香港青年協會－「職橋」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自 2013 年起推行「職橋」計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又常被稱為「腦力多元」的青年，提供一站式的就業支援服務。計劃同時涵蓋在學階段及離校後的支援，希望從學校開始介入，讓 SEN 青年能夠提早為畢業後的就業作準備，而非等到離校後才面對出路問題。服務內容包括職業探索、認識個人優勢、訂立初步職業方向、參與技能培訓，以及由專業社工持續輔導與跟進，協助青年更平穩地過渡至職場。³⁶

當中，「職Taste」是專為應屆中六 SEN 學生而設的重點服務，特別適合對未來工作方向仍感到迷惘的青年。課程包括約 4 小時的核心求職技巧訓練，內容涵蓋職業性向探索及基本溝通技巧，幫助學生了解自己較適合甚麼類型的工作；同時，青年可選擇兩項職業技能，合共約 16 小時的實務培訓，例如攝影、咖啡製作、包餅製作、調酒、寵物美容或美甲等，讓他們透過實際操作，親身體驗不同行業的工作要求與節奏，從而更清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在完成相關訓練後，參加者需成為勞工處「展翅青年就業計劃」的學員，並會獲安排一名社工擔任就業顧問，提供為期一年的就業輔導及支援。社會會按青年的情況，協助其準備求職、適應工作環境，並在遇到困難時提供跟進與支援。對家長而言，「職橋」計劃的特色在於介入時間較早，並結合技能體驗與長期跟進，有助減輕子女在中學畢業後突然面對就業壓力所帶來的不安與焦慮。

7.4 香港復康會－「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

香港復康會的「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是一項針對有就業意向的殘疾人士而設的就業支援服務，對象為 15 歲或以上、具自我照顧能力，並有需要接受就業培訓及支援、希望在公開市場就業的殘疾人士。此服務特別適合目前未有接受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或綜合職業訓練中心服務，但又缺乏工作經驗或信心的青年。計劃的目標是協助參加者建立求職動機及信心，提升工作技能及就業競爭力，並逐步開拓合適的就業機會。³⁷

在服務安排上，計劃採用個案管理模式，每位參加者均會由一名社工或輔導員跟進，提供較穩定及持續的支援。參加者首先會接受以「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 (ICF)」為基礎的專業評估，從功能表現、工作能力及支援需要等多方面了解其情況，作為後續職涯規劃的基礎。其後，社會會與參加者共同訂立職涯方向，並在求職過程中提供就業輔導及情緒支援，協助他們應對面試壓力及工作適應上的困難。

³⁶ 「職橋」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https://yen.hkfyg.org.hk/pb-senskilltraining/>

³⁷ 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 香港復康會.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dccs/vrrcvtc/zh-hant/our-services/%e6%ae%98%e7%96%be%e4%ba%ba%e5%a3%ab%e8%bc%94%e5%8a%a9%e5%b0%b1%e6%a5%ad%e5%9f%b9%e8%a8%93/>

在實際就業準備方面，計劃會按參加者的能力及就業取向，安排多元化的職前培訓及工作體驗，包括就業見習、短期工作實習、企業參觀，以及自僱或創業相關訓練。對於缺乏工作經驗或信心的參加者，計劃一般會先安排約三個月的工作實習，讓其在較受支持的環境中嘗試工作。為鼓勵僱主提供機會，計劃亦設有工資補助安排，最長可達六個月、金額最高為港幣 24,000 元，以減輕僱主的顧慮。

當參加者成功入職後，計劃仍會提供長達 12 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期間每月可獲發實習津貼港幣 2,000 元，協助其穩定過渡至正式工作。透過持續擴展的僱主網絡，個案工作員會因應每位參加者的能力與需要，物色並轉介合適的工作崗位，例如資料輸入、文件處理、禮品製作、派發宣傳單張及市場推廣等。對家長而言，這項服務的特色在於支援期較長、跟進較密，並同時照顧青年與僱主的需要，有助減輕子女初次投入職場時可能面對的不穩定風險。

八、訪談大綱

**照顧者訪談大綱

A. 家庭背景與SEN狀況

可以先介紹一下您的家庭情況嗎？

- 有多少位成員？
- 你覺得居住的環境甚麼樣？
- 家庭的經濟狀況如何？

您是什麼時候來到香港的？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如適用)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您的孩子是什麼時候被發現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 他的SEN類別是？

B. 教育經歷與支援

您的子女目前的學習狀況如何？

- 正就讀Band幾的中學？
- 成績如何？

您是如何為子女選擇學校的？考慮了什麼因素？

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如何？有甚麼強項或挑戰？

- 社交狀況如何？有識到朋友嗎？有被排斥或欺凌的經歷嗎？
- 子女的情緒狀況如何？有沒有睇開醫生？
- 子女在學校有沒有甚麼強項？

針對你子女的狀況，學校有否提供支援？如有，哪些支持最有幫助，哪些較為不足？

- 社工跟進 / 老師教學支援 / 小組活動 / 補課 / 調適

您在家裡如何支援孩子的學習？

- 你會為子女提供課業上的支援嗎？
- 當子女遇到挫折或困難時，您會怎麼處理？

C. 家庭期望及支援

你期望你的子女能升讀大專/大學嗎？為什麼？
你覺得以他現時的成績，有機會升讀大專/大學嗎？
你對香港的升學途徑/資歷架構有甚麼認識？學校有否向家長提供相關的資訊？
你知道學校有提供生涯規劃課程/支援予子女嗎？如有，你認為該課程/支援有幫助嗎？
子女有否參與過職業評估、職場參觀、就業輔導或實習？效果如何？
您覺得現在最缺乏什麼服務或支援？

D. 就業信心與期望

您對子女的就業有什麼期望？（理想行業、薪金水平、工作性質等）
您覺得子女有哪些潛能或優勢可以應用在職場上？
您認為他/她在工作或未來發展上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例如溝通、人際、招聘歧視、信心、工作節奏調適等
您估計僱主對SEN青年了解程度如何？有否遇過誤解或偏見？
如果公司願意為SEN員工提供支援，您覺得哪些形式最有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明確工作守則或指引/導師制度/彈性上班時間/職員培訓/情緒支援/其他
你對現時的就業支援政策有何意見？
你對子女的將來會怎樣形容？樂觀？悲觀？隨遇而安？擔心？

E. 家庭壓力與照顧者視角

照顧SEN子女，您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 可否形容下最差的一次經歷？
- 有沒有一些特別困難或壓力很大的時候？您是怎麼度過的？

您有什麼支援網絡嗎？（親友、鄰居、宗教團體等）

您最希望得到哪方面的支援？（精神健康、資訊、社區資源、經濟支援等）

有用過182183照顧者支援專線服務嗎？如有，經歷如何？

如果未來政府推行的照顧者資料庫涵蓋埋SEN照顧者，你會想參與嗎？

**SEN青年訪談大綱

A. 自我認識與SEN經驗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 你的年齡是？正在就讀什麼？
- 你有什麼興趣？
- 你會如何形容你的性格？

您覺得自己有什麼優點、才能或者喜歡做的？

- 如果有的話，你覺唔覺得每個人都會有嘅呢？
- 你點睇呢啲優點/才能/喜歡做的事情？對你重要嗎？

您知道自己有特殊學習需要嗎？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 您怎樣理解自己的SEN狀況？
- 這個狀況對您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

B. 學校支援與學習經驗

您目前的學業狀況如何？

- 正就讀Band幾的中學？

- 成績如何?

你在學習上最大的困難和強項是什麼？

學校有提供什麼特別支援給你嗎？

- 例如課程考試調適、教育心理學家輔導、言語治療、社工服務、小組服務、SENCO協助等

C. 升學與生涯規劃信心

你期望自己能升讀大專/大學嗎? 為什麼?

- 如有，你有沒有信心可以升讀大專/大學嗎？為什麼？

你對現時的其他升學出路（例如 VTC，基礎文憑/高級文憑、海外升學）有多少了解？

學校有沒有提供不同升學路徑的相關資訊？你會考慮這些出路嗎？

你現時有明確的升學/就業計劃嗎？如有的話可與我分享嗎？

學校有提供升學或就業規劃支援嗎？特別是針對SEN學生？

- 你有沒有參加過職業評估或升學輔導？那次經驗如何？

您覺得現在最缺乏什麼服務或支援？

D. 職場銜接與就業經驗

你有沒有試過做兼職或實習？是怎樣的經驗？覺得哪方面最困難？

- 例如與同事溝通、適應節奏、記憶工作內容等
- 如果你曾有求職失敗的經驗，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你覺得SEN學生容易找到實習或兼職機會嗎？為什麼？

對於未來工作，你最理想的行業或工作是什麼？

- 你有信心可以找到理想中的工作嗎？
- 你最擔心將來入職後會遇到什麼問題？

如果公司願意提供支援，你覺得什麼形式最有用？

- 明確指引／導師制度／彈性上班時間／職員培訓／情緒支援／其他

你會願意讓僱主知道你有SEN嗎？為什麼？

E. 情緒與社交經驗

老師和同學對您怎麼樣？有什麼特別的經歷嗎？

- 交朋友對您來說容易嗎？你會如何形容你和朋友們的關係？
- 你有沒有遇過不愉快的社交經歷？可以與我分享嗎？(被排斥或欺凌)
- 你覺得老師或同學理解你嗎？有沒有甚麼時候你覺得自己受到不一樣的對待？

你有壓力嗎？你最大的壓力來源是源自甚麼？

- 當遇到壓力時，你通常有什麼情緒反應？
- 可以跟我分享一次最嚴重或最辛苦的一次情緒經歷嗎？
- 你會如何平復情緒？有甚麼方法對你來說有幫助？

F. 家庭與個人展望 家庭關係

你會怎樣形容你和家人的關係？

家人對你的升學或就業的期望是什麼？

- 他們在學習或求職上有給你支援嗎？
- 你覺得家人理解和支持你嗎？

你覺得自己最需要什麼幫助或資源？

- 來自學校、家庭、社會上或政策上

你對未來有什麼夢想或計劃？

你覺得社會對SEN青年的看法是什麼？有什麼想改變的地方嗎？

- 你會想對其他SEN青年說些什麼鼓勵的話？

九、研究人員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副主任：施麗珊

助理主任：王智源

社區組織幹事：黃文杰

香港理工大學社工系實習學生：潘明慧